

東北前鋒

第一卷 第四期

★文告★

東北四省抗敵協會

為戰後如何解決東北問題告盟邦人士書

收復東北與世界和平(東北四省抗敵協會座談會結論)

短評 新約與東北

東北將來經濟建設之基本原則與方針
東北工作應有的認識

劉紹慈 鵬飛

★東北史料★

明末諸將之經營東北及其失敗之原因

漢族初期開發東北概況

美國對東北事變政策之檢討

馬秀文 邵光

故鄉之戀

腐爛

潘朝英 嘉陵

徐盈

偽滿的監察制度

敵偽動態

偽滿情況

贈閱

王珏



東北四省抗敵協會編印

文告

東北四省抗敵協會

為戰後如何解決東北問題告盟邦人士書

——向國際上一切直接間接主張割裂東北之少數人士抗議——

(銜略)在全世界反侵略戰爭已步入第四年代而勝利已操左券之今日，在吾東北淪陷十有一年全面抗戰五年有半而即將轉守為攻之今日，突然在吾同盟國重心之一之美國盟邦內，最近竟有少數偏私狹隘之所謂「孤立派」人士，先後散佈實際上足以迷亂盟國聯合作戰目標，渙散盟國聯合作戰意志，甚至足以削弱破壞盟國聯合作戰行動力與力量之危險言論。如停止利用租借法案援助中英蘇，如將台灣割給國際共管以及最使吾人痛心之東北戰後不歸中國收復等荒謬論調誠使吾人不勝其遺憾！

吾人深知此類調言，無論出於某教授私人主張或出於某二三雜誌片面之建議，甚或出於所謂學者之口或筆，但均僅代表美國內極端少數識見短淺人士之意見。在現勢下對於美國友邦之聯合作戰，聯合建設世界永久和平之最高國策，斷無重大影響，更無決定性之意義，尤以羅斯福總統此次在美國七十八屆國會演說發表以後，更如旭日麗天陰霾為之盡掃。吾人素極信賴盟邦尤備極信賴具有百年深摯友誼之美國，絲毫不曾懷疑過慮美國友邦於戰後和議時

，對吾主權領土之完整有何不利之主張；惟以此類意見，猶如潛滋暗長之蔓草，若不及時澈底刈除，或可能發展滋榮害及良苗，是以吾人對此類荒謬言論，雖不欲過份重視，亦不欲過份忽視；況當此侵略與反侵略戰爭已演至最後生死搏鬥階段，勝利雖無問題，一切倍須惕勵之時，吾人對於任何足以危害獲取勝利之思想言論，尤必須及時痛斥，用以確保最後勝利之來臨！

如吾人不否認政略決定戰略之義，則吾同盟國家於在此次戰後檢討致勝之基本因素時，當必首推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大西洋憲章中羅邱兩大政治家，對於此次戰爭目的揭櫫之正確，大西洋憲章第二條明確宣示「凡未經有關民族自由意志所同意之領土改變，兩國不願其實現」第三條「尊重各民族自由決定其所賴以生有之政府形式之權利，各民族中此項權利有橫遭剝奪者，兩國俱欲使其恢復原有主權與自由政府」在不久以前，羅斯福總統復申明此劃時代之大憲章，可以適用於全世界。而今若竟有人妄做主張，將從有史以來，向隸中國版圖，而其人口則漢族佔全數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我東北四省，強自中國割裂，或委諸他國，或變相共管，或竟實際仍聽日寇繼續宰割蹂躪。無論其動機或出於受敵人麻醉而為日寇張目，或出於帝國主義式之均衡策略，要其為違反此次作戰之基本目的，渙散盟國之團結，破壞公道之永久和平，預伏下次戰禍根源，當無疑義。此為吾四萬萬五千萬中華民族，尤為吾三千五百萬東北同胞所誓死反對者也。

吾人當承認此次世界大戰之瀾天烽火，實肇始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由於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寇進攻東北而未予以應有制裁，遂有一九三二年之德國退出軍縮，一九三四年之日寇廢棄華府海軍條約，一九三五年之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一九三六年之希特勒進

兵萊茵，一九三七年之蘆溝橋事變，一九三八年希特勒進兵奧大利，分割捷克，一九三九年之德國進兵波蘭，歐戰爆發，與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之日寇偷襲珍珠港，掀起太平洋戰幕，於是可知東北實爲此次大戰導源地。中國亦爲此次大戰中，首遭侵略之國家。吾人正爲東北四省之被侵淪奮起禦侮抗戰，六年以來中國軍民死傷無慮千萬，財產損失尤不可以數計，吾人之目的何在？要不過求國求領土主權之完整，與世界和平正義之伸張耳。東北爲我不可分割之疆域，東北同胞爲我不可分割之民族。我們若非使東北同胞獲得真正的自由，東北的失地完全收復，則我們的神聖抗戰，亦絕不會停止。吾最高統帥蔣委員長，固已剴切昭示於吾人之前矣。中國抗戰始於東北，世界戰禍始於東北，是以此次戰爭勝利後，東北若不完全收復建設，不但吾千萬同胞之頭顱虛擲，熱血空流，卽世界亦將長期陷於鋒鏑炮火之威脅中矣！

本會爲代表吾東北全體同胞之惟一合法組織，茲謹代表吾三千五百萬東北同胞鄭重宣佈其對於戰後解決東北之意見：

第一、戰後東北，必須與中國本部其他淪陷區域同時收復，決不容將東北問題，予以從緩或俾第五步解決。

第二、戰後東北，必須完全澈底恢復其領土主權人民之完整，決不容再予割裂或被視爲特殊地帶，因而造成人爲的半獨立或半殖民地之畸形狀態。

此爲吾東北同胞對於解決東北問題之兩項最低兩求，而解決不容任何漠視或修正。想我素富正義感之盟邦人士，當亦以此爲天經地義之要求，而願予熱烈支持者也！最後尙祈對於現行含具毒素之主張犧牲東北之邪僻謬論，共關斥之，尤所感盼！

「恢復東北與世界和平」

(筆錄)

「東北四省抗敵協會座談會結論」

東北為中華民國領土之一部，自遠古以來，向稱中國，往史昭著，不勝枚舉；東北人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悉屬漢族，即其他極少數之滿蒙等族亦均漢化已深，言詞衣著，皆與漢人無異。蔣委員長曾昭告同胞及世界人士曰：「中國同胞與全國同胞的生命，是整個的，東北四省土地與全國土地也完全整個，不容有寸土分割的，我們整個民族和整個領土，是存則俱存，亡則俱亡，生則同生，死則同死，此實經天緯地不易不刊之論！亦吾中華民族四萬萬五千萬人之共同要求！況東北與我本部，於地形居高屋建瓴之勢，東北一有不復，中國一口不能安枕；於資源實為我國戰務建設工業化國家之生命線。總之就民族及歷史觀點而言，中國不能不收復東北以確保其領土主權之完整，就國防及資源觀點而言，中國更不能不收復東北，以策其生存安全與繁榮。」

然此尚僅就中國本身言之，若就世界和平立場而論，戰後東北，更不能不由中國收復。蓋東北地方，人民強悍，資源豐饒，地居衝要，若為侵略國家所據有實不啻為虎添翼，殘喘人類。自民國二十年「九一八」日寇強佔東北以來，十餘年間，影響所及，使全世界之安甯和平秩序，蕩然無存。時至今日，任何人士，均不諱言此次世界大戰之慘禍，實導源於日寇侵略東北，可資明證。而我中華民國，素主和平正義，吾國父孫中山先生所遺之三民主義，及一切博大精深之遺教，尤充滿和平博愛正義之精神，為吾中國現在及今後建國之最高準則。而東北惟有由中國徹底收復，方足以言維持世界永久和平。況此次吾同盟國家合作之目的，實為大西洋憲章（此憲章現已被羅斯福總統等解釋為可適用全世界矣）中所指示民族自由自決之要義。將來檢討吾同盟國家戰勝侵略強盜之主要因素，當亦必歸結於「正義戰勝強暴」。一則若於同盟國家一戰而後，反將其戰勝國家之一之合法領土人民主權，或割給他人或使其名存實亡，所謂自由自決公道正義者，固如是乎？吾國抗戰，時將六年，軍民死傷無慮千萬，財產損失，尤不可以計數。所求者何？唯中國領土主權之完全整，及世界和平正義之伸張而已。東北不復吾國抗戰法不中止，世界當無和平可言，欲使世界之永久和平惟有由中國完全徹底收復東北，而不容以任何特殊情形為藉口，強行割裂變相共管吾東北四省之領土與人民也！

近聞尚有國聯上少數人士妄倡戰後東北不應由中國之收復等荒謬言論，無論其動機係為動心惑智，而逞其「第五縱隊」之卑鄙陰謀，抑仍出發於帝國主義式均衡政策之陳腐伎倆，其足以影響同盟國家共同作戰之意志，亦即足以分裂同盟國家共同作戰之力。雖其言論不為國際正義洪流中之細小逆流，然而涓滴不塞，可成江河，故應及時予以徹底駁斥打擊，勿使其賄弄至於無窮也！同時吾人檢討此種荒謬言論之出現，其由吾國國民外交及國際宣傳工作之不足者，仍屬不少。尚祈朝野人士，今後對此問題，多加注意，並亟起而正之！

參加座談會及簽署本結論者：

- | | | | | | | | | | |
|-----|-----|-----|-----|-----|-----|-----|-----|-----|------|
| 于斌 | 王傑夫 | 程烈 | 吳德山 | 鐘榮昌 | 杜荀若 | 吳本中 | 畢澤宇 | 郭春濤 | 馮兆異 |
| 陳耀濤 | 田雨時 | 劉風竹 | 范崇毅 | 陳先舟 | 司徒德 | 徐盈 | 吳茂蓀 | 曹玉珉 | 毛爾青 |
| 馬亮 | 楊育英 | 洪勳 | 吳煥章 | 朱翰 | 王卓然 | 鄧初民 | 關哲玉 | 吳冰與 | 石石餘人 |

短評

新約與東北

中美中英新約於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分別在華府，重慶兩地簽字締成。誠為國府一月十一日令文所說：「上項條約之締結，我全國民衆及文武官吏之不斷努力固其端，而英美兩國政府一九四二年十月九日之友好建議實促厥成。」更如蔣委員長所說：「他們這個舉動，不僅是增加了我們同盟國戰鬥的力量，尤其對侵略各國在精神上給予了他們最嚴重的打擊。」也正如顧維鈞大使所說，這種條約之成功，完全係 委員長精神的感

召和中國軍民五年半犧牲的結果。——新約締成的意義，實在太大了。對於東北，尤其饒有意義。

第一、九一八事變，人人卻知道是日寇侵略世界的初步，而若仔細探索一下，日寇何以能在東北肇禍尋隙？不能不說因為他在東北得南滿租借地及一切特權之故，而這些特權遠從吞併朝鮮、近從一九〇一年起，便與英美並駕齊驅一直在危害着中國。因此之故，不平等條約實係引誘日本蓄意侵略中國，侵略世界的一種媒介。

第二、回想十七年東北易幟以後，地方上的種種建

設，莫不遭受日寇的橫加干涉，如修築葫蘆島，打通路，日寇均藉口「妨害權益」從中阻撓。

所以九一八事變之起，一方面固由於日寇蓄意有侵略中國和世界的計劃，一方面也不能不說是不平等條約在曾鼓動日寇有此野心。我們對於束縛了中國一百年的不名譽的特權只有遺憾，而無惋惜如今一筆勾銷，實值額慶。

可是我們對於新約之締結雖感愉快而不驕傲，我們絕不錯覺。因為中英美的新約雖然締結了，而當前我們的敵人——日寇，不但不

願放棄加給我們一世紀的桎梏，還在妄想滅亡我們的國家。像這樣瘋狂悖逆的國家不倒塌，美英縱然和我們結了平等條約，我們仍然不能獨立自由的！所以我們必須實行「澈底消滅日寇，我們才算真正平等；驅除日軍出中國去，我們才算真正自由」的口號，我們得到澈頭澈尾的平等自由那必須日寇退出東北，東北主權完全歸我才

算真正的獨立平等自由，所以我們要實踐 委員長所指示：「要自立，纔可以獨立，要自強纔可以自由。」加緊打擊日寇，為新約締結的賀禮（蔣）

東北將來經濟建設之基本原則與方針

劉紹慈

將來東北經濟建設怎樣建設呢？怎樣建設才能保障國防安全，增進民生幸福呢？這完全要以實施建設時所採取經濟建設之基本原則與方針如何而決定，東北收復後毫無問題是我國完整領土之一部分，那末東北經濟建設，也是整個中國經濟建設計劃之一部分，所以東北經濟建設是中國經濟建設密切聯繫之一環，這樣說來，東北經濟建設之基本原則與方針，無異是中國全國經濟建設之基本原則與方針，換句話說，東北經濟建設之基本原則與方針必須和全國經濟建設之基本原則與方針相一致，此就東北經濟建設之普通性而言，自屬毫無問題，不過東北十餘年來在倭寇偽滿統制經濟之下，已造成其特殊性，如再就自然環境之物質資源而言，更與中國其他各部具有其顯然的差異，譬如就鐵礦的埋藏量而言它佔全國百分之七十九的絕對多數，國防上及工業上之價值，實屬至高無尚，又如大豆的產量佔世界的首位，其經濟上之價值更無與倫比，由於東北經濟上之特殊性，其經濟建設上之基本原則與方針亦不能不有其特殊性，即此所謂大同小異之處，儘有討論商榷之餘地，如依據國策之最高原則及國防民生之必要以及東北經濟之特性與普通性，則東北將來經濟建設之基本原則與方針，當為以下數端：

一、實施以三民主義為原則的經濟建設

這一原則毫無疑問適於作為全國的經濟建設的原理，同時自然也是東北的經濟建設原則，在此原則下，掠奪原料及爭取市場的帝國主義侵略經濟勢力，與夫損人利己及自由競爭的經濟思想，必須斷然排除，而實施的尚不合國情的經濟政策，與夫不顧客觀環境及株守馬列教條的左傾經濟思想，亦在根絕之列，我們要遵奉 國父的全部遺教，建設三民主義的新東北，根據此原則，確定其方針如下：

一、根據建國大綱與辦國營、公營、私營、及合營事業。 國父建國大綱第二條有云：「建設之首要在民生故對於全國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當與人民協力共謀農業之發展，以足民食，共謀織造之發展，以足民衣，建築大計劃之各式房舍，以樂民居，修治道路運河，以利民行」東北十餘年來，在倭寇殘暴的蹂躪蹂躪之下，我三千五百萬同胞慘遭深重的剝削掠奪，久已陷於饑寒啼飢，流離失所之苦境，一旦收復，即使之足民食，裕民衣，樂民居，利民行，此正我三千萬同胞所日夕切望之樂土，我政府如能乘機實現之，民衆必謳歌擁護，怡然景從，建設的進行必極順利，至於地方公益事業的興辦，自應由地方政府遵照建國大綱十一條規定所謂：「土地之徵收，地價之增減，公地之生產，山林川澤之息，礦產，水力之利，皆為地方政府之所有，而用以經營地方人民之事業，及育幼養老濟貧救災醫病，與夫種種

公共之需，以東北資源的豐富，地方政府備極積極於物產建設，則地方公益事業的舉辦，乃屬毫無困難之事，是在我地方政府必須與勢利導，善於利用東北之物力財力，以多設學校，廣立醫院，更須多設地方公營之公司工廠，再進而以充盈老濟貧，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養，餘寡孤獨廢疾者皆有安歸，如此造成一國父理想中的大同世界，亦正易易，此外關於公營及中央地方合營之資產，及工商事業，應採取之方式如何？當亦不外建國大綱十二條之所云：「各縣之天然資源，與及大規模之工商事業，本縣之資力不能發展與興辦，而須外資乃能經營者，當由中央政府為之補助，而所獲之純利，中央與地方政府各占其半，」戰後的東北如實施經濟建設，需要資金之鉅，絕非地方之財力所能勝利，甚至傾全國之財力亦感不足，此則英美各友邦，正宜移其戰時的龐大財力物力，向中國投資，協助中國經濟建設，則中國受益無窮，而英美等盟邦，亦不至有生產過剩，失業增加，等不景氣現象，是在我中央政府統籌籌劃內債外債，自其中之一部，協助東北地方政府，以促進其經濟建設，結果受其利益者絕不止我東北三千五百萬同胞或全國民衆，即盟邦亦可享受絕大的利益，此正我「國父」利己利人之遺教，以促進世界大同之正道也，故此一方針，為我國經濟建設之不可少，為東北經濟建設之不可離者也。

二、根據建國方略實行的建設

依照「國父」遺教的原則，以發展東北經濟建設，其第二個方針自宜以建國方略的物產建設中，所指示之基礎，如利用國庫人力物力財力時所採取之三步驟，又如第一計劃所云：「中國實業之開發應分兩路進行：（一）個人企業（二）國家經營是也。」又

「於建國國家經營事業開發計劃之始，有四原則必當注意：

- (一) 必應最有利之建設以吸引外資
- (二) 必應國民之所最需要
- (三) 必期抵抗之幸少
- (四) 必擇地位之適宜

這是說中央政府實施全國經濟建設，所應遵照者，東北也不能例外，而「國父」對於發展東北之遺教，尤為東北經濟建設之指針，其著者如興建東北鐵路系統，改良遼海五帶，即前遺教中口於順天連安東，修治開東八川，即遼河松花江嫩江鴨綠江圖們江烏蘇里江興額爾古納河，新開遼河松花江開運河，以及移民東北，這種計劃如能完成，東北當有二萬餘公里鐵路，再加上河川海港等水運，則東北交通之便利，當甲於全國，經濟之發展，必有沛然莫禦之勢，東北可耕地之未開墾者約二五六、〇〇〇〇〇〇畝，佔已耕地之面積一半以上，當可容納大量移民，即使再增加一半人口也不算多，至於東北工礦等實業，「國父」在第一及第六兩計劃中亦規定詳盡，如能切實履行，則東北國防之安全及民生之幸福，可逐一實現。

三、完成民生主義製造國家資本

東北十年來在侵略的無情壓榨及嚴苛統制之下，土著資本家及大地主已相繼破產而歸於消滅，一旦收復，我中央政府及地方當局，正宜乘此良機，徹底實行民生主義中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以完成民生主義之土地政策，最好國家應以土地國有政策，未墾荒地一律劃為國有，以供移民開墾，凡具有土地亦禁止其自由買賣，創辦國營農場及集體農場，利用機器耕地，私人使用土地之面積，應受國家土地法之限制，對於東北過去封建勢力下

一、根據訓政時期約法發展國民生計

東北三千萬民衆在倭寇殘酷的剝削之下，生活日益赤貧化，一旦收復，而開始經濟建設，應根據約法第三十三條，獎勵及保護國民生產事業，則東北國民生計之發展，與產業之復興，定極迅速，而約法第三十四條之發展農村經濟，尤為當務之急，其第三十五、六兩條規定對於礦業及航業國營民營並重，乃發展東北礦業及航業之捷徑，益以東北礦產之富，雖盡政府之力，亦不能完全開發其無限寶藏，而基於國防及民生之需要，又非迅速大量開採不可，故政府應與民衆合力圖之，才能地盡其利，東北航業幾全為倭寇所獨佔，以大連一港而論，一年間出入貨物七〇〇萬公噸，船隻五〇〇艘，其總噸數達一，三〇〇〇萬公噸，將來東北收復後，開始經濟建設，經濟躍進發展的結果，其所需之船舶，當數倍於往昔，此種航運絕不能再聽任倭寇獨佔，我政府與人民宜全力以赴，必須使倭寇之勢力排除淨盡而後已，此外如人民擇業，締結契約，勞資互助，保護勞工，組織職業團體，勞工保險，生活必需品產銷之統制與限制，禁止重利重租，救濟殘廢軍人等，俱宜根據約法一一興辦，如此則東北三千萬同胞才能從倭寇虐政下之飢寒交迫苦况中解放出來：

二、以自給自足為方針，促進國民經濟建設運動：

語云：「衣食足而後知禮義，」故我 總裁一面提倡新生活運動，使禮義廉恥表現在衣食住行，一面提倡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使人民足食裕衣，樂居利行，明禮義，知廉恥。此種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不僅有關於民生幸福，且亦有關於國防安全，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凡交戰國經濟之不能自給自足者，已飽嘗物質缺乏之痛苦，此次大戰期中亦有相同之現象，無怪國家主義的經濟

思想，極辨於地，如倭寇之入東亞共榮圈，總意法西斯匪徒之歐洲新秩序，皆此種經濟主義之產物，今后我們要基於國防及民生之必然的需要，建立自給自足的國民經濟，以東北資源之豐富，不但能滿足東北三千五百萬同胞一切需要，且可以其大量剩餘物資運轉國內外，今乃以倭寇的殘酷的剝削，使東北民衆日趨貧困，東北經濟日益加甚其從屬性的殖民地特質，將來隨着東北收復而來的經濟問題，即在如何矯正東北經濟殖民地的特質，蓋東北自牛莊開埠以後，帝國主義經濟勢力開始侵入，九一八後，倭寇更以獨佔的優勢，控制了整個東北的經濟，而使其從屬性或依存性日益加甚，此種趨勢我們只要一分析最近僑商對外貿易，當可瞭然，例如以僑商德五年對外貿易而言，倭寇對僑商貿易佔百分之七十以上，入超則五億以上，輸出品中大豆佔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約二億三千餘萬元，其次為豆粕七〇〇六萬元，其餘亦全為穀物。這一事實充分證明，東北變成倭寇的穀倉，農村經濟及農民生計完全掌握在倭寇的手裏，而輸入則以衣料的棉織物毛織物及絹織物為大宗，合計為一六、六三三萬元，其次為鋼鐵一二一、九七萬元，再其次為機械一〇一、六四八萬元，其餘多半為車輛電話機砂糖紙張等工業品，由此可知東北民衆的衣料，要取給於倭寇。如果東北收復，要想終止其依存的關係，我們必須為東北過剩的穀物找市場，起碼要處理那每年輸出一百四十萬公噸的黃豆，九十萬公噸的豆餅，十四萬公噸的豆油，既不使其質棄於地，也不使其再靠倭寇或納粹為銷路，因為我們將東北農民的經濟命脈，任其操縱在這兩個兇狠敵人手中，實在太危險了，至於東北民衆的衣料，我們應當取給於內地各省，亦不宜再依靠敵人，那麼我們對於東北的貿易輸出，收復後須加統

制，特別對於倭寇要採取極端保護政策，使東北經濟在我國國民經濟的密切聯繫中，消除其殖民地的特質。

三、東北徹底工業化

我們如果想消滅東北經濟的殖民地特質，其唯一的辦法在使東北工業化，並且在十年八年以內，很快的就實現才行，只有工業化才會使東北與倭寇間的經濟聯繫，一刀兩斷的分開了，並且永遠要隔離日本帝國主義易於傳染的瘟疫，這樣以來，我們不但對於敵人在東北的公私財產，須一一加以沒收，而且對於敵人的普通商業關係也要斷絕，至少要繼續到東北工業化完全成功，日本帝國主義的餘毒完全根絕而後已，只有這樣東北經濟建設才有成功的希望。

三、矯正資本主義經濟之弊害施行統制

經濟

由於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弊害之深刻化尖銳化，統制經濟已成為現代世界經濟界之主流，無論資本主義國家也好，法西斯獨裁國家也好，甚至是社會主義國家，都先後施行統制經濟，各國之所以施行此種經濟制度，蓋導因於歐戰時參戰諸國，為爭取戰爭的勝利，紛紛採取統制經濟政策，曾獲得良好的效果，戰後各國為促進產業復興，仍繼續此種政策的施行，嗣經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經濟大恐慌，資本主義各國莫不遭受空前的重大打擊，更不能不運用政府的權力，以彌補缺欠，於是英法經濟集團的締結，美國「國民復興」諸計劃的實施，德國的四年經濟計劃，意大利的協約統制經濟，蘇俄的五年經濟計劃，皆於嚴密的政府

統制之下，以求產業之振興，此次世界大戰發生以來，交戰各國更加緊其統制的措置，而倭寇對於滿洲經濟的統制更無微不至，如「重要產業統制法」的頒布，礦產業開發五年計劃之制定與施行，以及「日滿支」經濟布洛克的締結，殆莫不以國防經濟為基礎，而施行嚴格統制，根據這些客觀的事實來推測，統制經濟殆為未來的經濟界之司令塔，無論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以及一切其他主義的經濟，將一一受其支配，中國經濟建設，也不能例外，東北的經濟建設，如不加以有力的統制，尤無成功之理，蓋東北淪為倭寇之殖民地，已非一日，產業畸形狀態的存在，殖民地從屬性的特質，如不加以強有力的統制，建設的成功絕不可能，且以其地處於兩大之間，形勢既極險要，農礦又極豐富，若佔領該地，即含有操縱遠東政治的意義，故極易受強鄰經濟的及武力的侵略，故談東北經濟建設，不能離開國防建設，吳鐵城先生云：

「在政治經濟各方面的建設，當然應該以實現「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為依據，尤其重要的，則應該在這些建設之前，儘先完成必要的「國防建設」，我們必須記住東北是處在中國國防綫上，倭寇即使戰敗，也許野心不死，我們如果沒有堅強的自衛力量，「九一八」的悲劇，就有重演的可能，其結果不僅犧牲東北，而且將斷送整個中國，沒有自衛力量，或自衛力量薄弱而侈談建設，那簡直是沙灘上造塔……」

我們要想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相配合，即應在平時作經濟動員的準備工作，而統制經濟實不啻此種準備工作之核心，其重要方針當為以下數端：

一、實施國防經濟建設

蘇聯先期說：「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相一致，相適應，相反者亡。」現代的戰爭實以全國的經濟力量為基礎，現代最有力的軍備實為高度工業化的結果，現代民族的生存鬥爭，不但是全體的而且是經常的，當哈以爲：「國防力是一個民族和國家生存和發展時，在進攻和防守中所加入的一切心理的、精神的、生理的及物質的力量之全部。」經濟只是民族的國防力量之一，它和民族爲生存和發展而奮鬥的歷史過程中所蘊藏的力量，就是它的國防力，但此種經濟力量，必須經過如何加強它的國防力，也就是如何加強經濟的進攻力量及防禦力量，東北的鋼鐵、煤油及其他國防經濟資源，較全國其他省區爲其在國防力量價值上不容待言，着手建設時，必須注意國防，國防經濟情況之如何，經濟動員，及戰時經濟等問題，譬如工場之分布，爲避免空襲損失，不能不在一二處，關於建築時更須注意防空設備，敵人易於侵入，應注意防空工事，以加強經濟上的防禦力量，又如經濟建設應以軍事爲中心，同時注意改善人民生活，高度工業化更須注意農業工業化，以加強經濟上的進攻力量。

二、組織職業團體，由政府指揮管理之。

欲實行統制經濟，必須有組織嚴密的職業團體，才能奏效，如如意大利統制經濟的基本機構，即「組合國家」，其作用第一

消滅階級鬥爭，第二完成統制經濟的生產組織，其生產組織則分爲兩大集團，一爲勞工或僱主分別組織之協團，一個是雇主和勞工共同組織之組合，二者俱由中央政府統制之，使勞工雙方都爲國家服務，爲國家謀幸福，東北如果施行統制經濟，必須加強產業之組織化，政府應控制產業各部門。

三、地方建設與國防之關係。

爲謀全國經濟之協同，民生幸福及國防之安全，東北經濟建設應行統制，並應採取之方式，不外國營、地方公營及私營合營等方，至於何者應由國營，何者應由公營，及何者應由私營，合營，國家應在詳加規定，而國營公營私營等事業如何健全發展，以達到全國經濟協同，民生幸福及國防安全之目的，亦須由政府制定妥善的計劃，並對各經濟界之統制。

總之，此三大原則及九大方針，有的具有適於全國經濟建設普遍性的原則與方針，有的具有僅適於東北地方經濟建設特殊性的原則與方針，而東北地方經濟建設不能確定其合與否，至少可以說這是它不可少的原則與方針，必須要或多或少的遵守着才有成功的希望。

總裁對東北同胞的昭示

自抗戰以來，我全國同胞將士所受無限的犧牲，和無比的痛苦，爲的甚麼？爲的甚麼要求中國獨立自由，要恢復我們的東北失土，拯救我們東北的同胞。我們今日的東北同胞，爲國家、爲民族、爲自身，該爲何種犧牲鬥，來爭取光明的前途。

東北工作應有的新認識

鵬飛

(一) 東北淪陷十一年了

時光如矢，東北淪陷轉瞬已十一年了。在這十一年悠悠歲月里，東北人是多麼創痛啊！

三千五百萬的東北同胞，留居在敵寇的，在敵偽鐵蹄的壓榨下，是怎樣地度着水深火熱的生活？流亡入關的，背井離鄉，搗毀萬里，更怎樣地嘗着顛沛流離的辛酸？而慘痛却是教訓，它已覺醒了每一個東北人。

爲了解除敵偽的壓榨，爲了擺脫流離的辛酸，東北人不但深刻的瞭解，而且是深刻的信念，只有抱定一個共同的決心，打倒敵偽漢奸，收復東北失地，才是唯一的光明之路。

多少東北志士，十一年來置身於故鄉，在白山黑水之間，不怕犧牲，不畏艱苦，前仆後繼的以熱血與顛顛而敵偽掙扎，多少東北健兒，自七七以來，直接間接的參加神聖的全面抗戰，他們在空軍裏，曾寫下了戰鬥史的光榮的一頁，在陸軍裏，在邊疆各戰場，曾留下了輝煌的戰績，其餘在全面抗戰的每一個角落裏，更流了很多的血與汗，他們爲的是什麼？爲的就是其敵他共同的決心，打倒敵偽漢奸，收復東北失地，以爭取最後勝利之實現。

基爾抗戰進入第六個年代了，爭取最後勝利愈急，收復東北也愈感迫切，東北工作的推進，當然尤有賴於東北人的責任與努力，我們回憶過去的慘痛，我們惟有加強自己的意志，對東北工作，切實的檢討，認真的改正，以迎接未來的任何艱難。

(二) 現階段東北工作的檢討

如果我們不是諱疾忌醫的話，我們試一檢討現階段的東北工作，應該坦白的承認下列事實：

第一「就黨務言」——在東北工作中，以推動黨務爲最早，所使用的人力才力亦最多。可是，東北黨務，在組織上，在工作上，以及在人事上，所表現的結果，令人感到尙須充實與改正的地方正多，其中關於淪陷區的工作推進，尤嫌力量單薄，進展遲緩，而組織上更欠嚴密，凡此皆須力求改進。

第二「就政治言」——東北四省政府雖已恢復經年，但省政府委員會暨各廳處局以及市縣各級行政機構，均未恢復，現在恢復的僅有一個秘書處，編制甚小，經費亦細，雖然四省政府均已呈准了一個施政方案，但爲了經費問題未決，迄未按照預期計劃付諸實施，因此，尙有待於積極的努力。

第三「就軍事言」——七七事變發生，當時爲適應敵後攻勢，曾成立了東北挺進軍，顯名思義，應該是向白山黑水間挺進，可是六年以來，均駐紮於綏蒙一帶。因此，我們知道其能力的尙有待於充實，與戰術的運用，亟待檢討，當爲必然的事實。

第四「就民運言」——在過去東北團體相當的多，東北人的意見極紛歧，在精神團結上，曾表現了很大的遺憾，可是在現在，東北人共同組織了一個統一性的民衆團體「東北四省抗敵協會」，今後東北的團體統一了，東北人的意見當然一致了，其組織的意義與使命都極重大，但該會成立未久，經費及人事等尚待定局，所以一切的工作，也尙待展布。

基於以上的種種，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切實的結論，就是：「現階段的東北工作做得不够」！因此，我們要求切實展開東北工作，我們更要求加強東北工作。

(三) 加強與展開東北工作

東北工作，究竟怎樣地加強與展開呢？其第一前提，就是要先確立工作的重點，使工作的本末瞭然，使工作的緩急分明，在工作原則上，以訂定要領，在工作的實施上，予以訂定要目。現在請將其內容分述於後：

一、東北工作的原則：一切東北工作的設計與推行，應該以下列各原則爲着眼。

(甲)「創造置於坐守」——由於東北省境淪陷及政權的中斷，似乎東北黨政軍民的一切工作，都失了推進的對象，假設是這樣的想，目前東北工作，當然就無事可爲，但我們一想到「總理當初革命的時候，漢人亡國已三百年，全國的疆域及政權，都在滿清手裏，推翻滿清光復中華的任何工作，何嘗有什麼具體的對象，可是「總理畢竟想出許多革命的方

法和工作，艱苦奮鬥，而完成了光復河山締造民國的偉業，其要點惟在從苦想中去創造，以創造去代替苦守。今天滿洲

東北工作，如果以「總理的這個創造的精神做榜樣，那麼，無事做找事做，無辦法想辦法，自然會有無窮的希望。

(乙)「行動重於理論」——敵人現在正傾其全力，運用東北的人力、物力、財力，對同盟國作戰，尤其是對華侵略，因此，發覺敵人利用東北的「以戰養戰」的陰謀，是萬分的迫急，要想達到這個目的，惟有出諸東北工作的實際行動，才能予敵僞以直接間接的打擊。那麼，關於東北工作，就必定要具體而實用，切實而有效，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空談的理論與玄渺的設想，都不是當前的急需，而且國際的局勢變幻萬千，東北工作，爲了要適應時機，與把握時效，我們更「想到，說到，馬上就做到」。

「關外者於滿日」——「伐木先伐本，澆水先澆源」。敵僞在關外的盤踞最久，其所依賴於關外者亦最切，故東北工

們堅決主張推進東北工作，應該關外重於關內。同時，我們更要求敵人在那裏松方而不在那裏。——

「積極重於消極」——爲了使東北工作愈見開拓，愈見實際，愈見於敵後加強及展布，關於東北工作的內涵，更要注意於積極性，也就是要自遠大處着想，自有希望處着想，及自有信心處着想。譬如說，工作經費雖細，但工作計劃不能不周，工作時機雖未成熟，但工作準備不能不遠，工作環境雖難，但工作決心不能動搖或放棄。東北久爲敵僞控制，推進工作當然有許多困難，如不自積極上着想，心理上便成了一個餒象，「取乎其上，僅得乎中」，「取乎其中，僅得其下」，如果取乎其下，那麼前途是怎樣的不堪設想？

二、東北工作的要目：爲適應現階段的需要，應以儘先完成下列的東北工作爲首要。

(甲)「充實東北四省行政機構」——最低限度，應先將省政府委員會恢復，以健全省政業務之腦中樞，持於秘書處之外，將保安處恢復，以策動地方之武力。同時，再逐漸恢復各縣行政機構，以奠定革命政權之基層工作，關於經費方面，并請予以增加，至少應使其能敷實施政方案之用。

(乙)「成立遼吉黑熱四省戰區」——劃東北四省爲一戰區，遴派適當之高級將領爲司令長官，於國軍中撥遣適於東北作戰環境之勁旅，配合「東北挺進隊」，由敵我對峙之開闢地帶，深入東北，殲滅敵後，不時予敵僞以襲擊，并爭取僞軍反正，招撫散存之義勇軍，游擊隊，予以編整。

(丙)「增加東北黨務經費」——開遼吉黑三省之黨務，亦均分別建立，恢復常態。是東北四省均有黨的機構，正又選拔整苦卓絕，有冒險犯難精神之同志，前往工作，同時爲積極吸收民衆，從事一切準備，非使黨費充足，匯撥靈活，庶免前往同志不至行動困難，而且能充分活動，方能達到左右逢源地步，否則不惟無實際表現，且失本黨威信。

(丁)「加強民衆工作活動」——由東北四省抗敵協會，配合東北四省黨政軍之全面工作，團結關內之所有東北人士，發動關外之所有東北同胞，密切組織之，使確能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一致爲摧毀敵僞而浮勵，爲收復東北而奮發。

(戊)「確立四省民意機關」——爲使目前領導東北工作能收集民衆之教，及培植東北於將來收復後所需的政治人才，應即成立東北四省臨時參議會，俾使東北人才集中，以發揚才智，對東北一切工作貢獻意見，并歷練技能，以適應爾後肩負建國重責與鉅任。

(己)「充實最基本的其他幾項工作」——在東北四省黨政軍民的緊密配合之下，關於東北工作基礎份子的訓練與儲備，關於情報網及特工的活動與部署，敵後青年的招致，難民的撫輯與救濟，以及東北收復整理暨復員計劃的簽訂，凡此皆爲當前急務，應該竭盡可能的提早完成。

以上所說，不過僅就東北工作，舉其重點，至於東北工作的詳目細節，因本文篇幅所限，不能一一舉述。

(四)請改正對東北工作的錯覺

總我會在「九一八」告東北同胞書上說：「中正身為統帥，沒有一時一刻不懷念東北同胞，亦沒有一時忘記你們的痛苦和你們的前途，自全國抗戰以來，我全國同胞將士，所受的無限的犧牲，和無比的痛苦，爲的什麼？爲的是拯救我們東北同胞，爲的是要求得中國獨立與自由，及收復我們東北的失土。」領袖對於東北工作特別的關切，特別的認真其有重要性，已昭示得很清楚了。但事實告訴我們，東北工作，仍未爲一般國人所重視，反之，還有被忽視的趨勢，我們試徵諸一部份人每於談及東北工作時，總是處之以「保留」的態度，其對於東北工作之真諦，也就可見一般了。

然而他們爲什麼忽視東北工作呢？他們的持論與立場，分析起來，大約是：

- 一、認爲東北淪陷已久，敵偽控制森嚴，推進東北工作，困難重重，與其困難重重，不易收效，不如放棄不做。
- 二、認爲東北淪陷在先，收復亦必在最後，現在中日戰場距離東北，愈距愈遠，東北的收復，似乎愈涉渺茫，此時搶救東北工作，不免是自投空虛。
- 三、少數胸襟狹窄的人，因爲念念不忘一部份東北人過去予人的誤會，內心中夾雜着意氣，因此，論起東北工作來，總是無條件的不贊成。

以上的持論與立場，是不是對的呢？當然是不對，因爲這完全是心理上的錯覺，而不是革命者應有的精神。

第二，因爲東北工作困難而放棄東北工作不做嗎？這是畏難的心理，是弱者的行爲，而不是時代創造者的思想，本來革命工作，沒有一件不困難的，成功的希望，存在一個「行」字。總理爲印證這個理論，曾發明了著名的「知行易」學說，總裁更諄諄指示我們「力行」，東北工作是革命工作中最艱苦的，它的成功希望當然尤其要注意於「行」，今置「行」於不顧，專注意於「難」，豈非是心理錯覺？持有這「總理遺訓及 總裁訓示嗎？」

第三、因爲懷疑收復東北愈渺茫而放棄東北工作不做嗎？這無異死心塌地的不想再要東北了，這是一種自暴自棄的心理，「哀莫大於心死」，這就是心死，這種思想如不予糾正，中國現在淪陷地尚多，將來難免使人不對任何淪陷區都一樣的心死起來，那麼整個的抗戰前途，還有什麼希望？本來謀國之忠，應該爲國家圖百年大計着想，縱然目前一時不能收復東北，應知國際無百年不變之局，敵寇終有頹衰的一天，只要我們念念不忘東北工作，百折不回，矢志不渝，收復東北，總歸會有隙可乘，東北失地，總有收復之一日，我們細想這次世界大戰，軸心國家還在眼前若干年，就在中國，南洋，緬、越、暹、印、以及歐美各地，預播了工作基礎，迄

會收釋了兵權，我們總也不似其言動之強，固守，更不能不反省到我們自己，對於已失不過十一年的國土，竟消極到這樣日蹙日蹙的境地，這實是心裏難堪的事，這怎麼可能呢？更怎樣地有這革命精神？

第三、因為空雜着意氣對東北工作就不同情嗎？這似乎是無理由而無價值的。因為這是胸襟狹窄的表現，最易以私忘公，以小害大，我們應該不要忘了東北是我們的生命線，東北是我們不可少的國土，東北人是我們的同一民族，東北人是永遠與我們休戚與共的。我們應把胸襟放寬，並非同對付我們的敵人，「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對內的意氣，終是心理的錯覺，而且不是革命者應有的態度。

事實已經證明着，前述的種種錯覺，就是一部份人對於東北工作的心態大敵，也就是驅散同情東北工作者的魔手，它在起着「日便障礙着東北工作的一日進行，它一日不被糾正，東北工作也便一日在黯淡中，因此這種錯覺，就必須改正，「請改正對東北工作的錯覺吧！」這實應是我們向一般人的呼聲。

(五)最後勝利與最後努力

這六年來的全面抗戰，敵寇已深陷不可自拔的泥潭中，而我們抗戰的力量，反愈戰愈強，「最後勝利，必屬于我」，「東北失土必能收復」，這已使我們自信，現在更象太平洋大戰爆發，中英美共同對日宣戰，二十七國發表了聯合宣言，歷史開始已走上了另一個新階段，日寇到新添了二十六個大敵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失道者寡助」又往昔我們中國一國的力，而敵寇抗戰，尙且苦撐了六年而不衰，今後再加上二十六個同盟國家共同敵人的壓力，豈不是必然的將敵寇走上崩潰之途？因此，國際局勢的反映，敵寇已呈現守中國抗戰前途的暗淡，同時，更增加了我們收復東北失土的保障。

也許有人疑於敵寇和太平洋所獲的初期偉績成就，對於同盟國家最後的命運有些懷疑，但軸心國家的拿手好戲——「閃擊進攻」——已被同盟國家逼出了「持久抗戰」的局面，我們知道持久戰爭的必勝條件，須取決於人力(MAN)物資(MATERIAL)資金(MONEY)所謂三M的大比賽，以軸心國家三M的總和，尙遠不及同盟國家的什一，那麼軸心國家的必敗，敵寇的必潰，因而中國抗戰的必勝，東北失地的必能收復，均當為不可諱言的事實。

「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後勝利，雖已曙光在望，但勝利亦可坐致，收復東北難言為期不遠，但仍須有賴於努力去收復，我們不能過於樂觀，以解懈鬥志，我們更不能依賴友邦以及任何人，而怠於自己的努力。全國的同胞們：尤其是東北的同胞們，我們應該要咬定牙關，更加警惕，更加奮發，以我們自己的血與汗，來爭取最後勝利的實現，來完成東北失地的收復，這才是真正的成功，這才是永久的成功。

明末諸將之經略與失敗之原因

馬秀文

一、經略之經過

1. 楊鎬之四路出師
2. 袁應泰之瀋遼棄守
3. 熊廷弼之三方布置策
4. 王在晉與孫承宗
5. 袁崇煥之軍錦大捷
6. 洪承疇之松山敗績

二、失敗之原因

1. 政治方面：A 君主之昏庸 B 朝政之廢弛
C 門戶與黨爭 D 宮文輕武
2. 經濟方面：A 旱澇之為災 B 籌餉與納稅之繁
C 屯田之倒壞 D 流賊之搶擄
3. 軍事方面：A 將不得人兵不訓練
B 形勢之不守 C 戰守異議號令不一
D 滿清之軍備強 E 降將之為用

前言

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之，國必有亡而後敵乘之，所謂「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乃指能振奮自救之國家而言，苟一國之內君昏臣蠹，兵潰民饑，而猶不知自救自救若明末者，則外患之至，適足以促其速亡也。

蓋明季之亡，實亡於政治之紊亂，經濟之崩潰，於是內則小醜跳梁，外則強敵壓境，故明之亡雖亡於東北之失，而東北之失

，非失於東北之本身，實失於腹心之先潰，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此東北之所以失，屏障不守，唇亡齒寒，此明廷之所以亡，因果相循，其來有自，後志讀史至此者，能不知鑑能不知勉！

明季東北之邊患，曰倭寇曰滿清，迨至末季，則倭寇僅如強弩之末，而滿清則方興未艾也，滿清為女貞之裔，發祥於遼東，於萬歷四十六年（一六一八）以前，方有事於諸部，未暇內侵，及以七大憾誓師伐明，是為明清橋兵之始。

努兒哈赤自率大軍前進，遂陷撫順清河，明出師四十餘萬

，而努魯之師僅四、五、萬，惜核無軍略，加以大學士方從哲，兵部尚書黃繼善等，日促鎬進，鎬乃集師二十四萬，分四路深入，清則并力破其一路；閱五日而三路皆破，鎬遂喪師，此清軍首次得志也。

於是以熊廷弼代之，甫出關，鐵嶺失，遼瀋洶洶，諸城堡軍民盡竄，數百里無入跡，中外皆謂必無遼，廷弼則兼程冒雪，瀕關形勢，繕守具，招流移，備士馬肅軍令，人心復固，清人憚之，為之按兵不出者年餘，而廷臣忌廷弼者，爭劾其不戰，廷弼遂不安其位，遂以袁應泰代之。

應泰更事敏練，然非將才，會蒙古諸部大饑，多入塞乞食，應泰慮為敵有，遂招撫之，處之遼瀋二城，與民雜居，潛行淫掠，遼人大怨，而清又從而撫之，於是遼人與降人均為敵人耳目，乃於天啓元年（一六一二）清兵入侵，降人內應，藩遼遂失，應泰亦死，是為清軍二次得志也。

朝廷大震，復用廷弼，初廷弼未至也，廣寧巡撫王化貞部署軍事；及廷弼至，則經撫不和，朝廷均右化貞，化貞遂得以輕舉妄動，未幾清兵圍西平；化貞更棄廣寧而走，至大凌河遇廷弼，乃相與焚積聚，擁難民入關，廷弼年來之心血，廢於一旦，此清軍第三次得志也。

至是孫承宗以首輔督師，亦粗有成效，惟以奄豎斗管，先後齟齬，卒屏諸田野。

翁莊烈繼位，魏禧服辜，崇煥始督師，其主張以「遼人守遼士，以遼士養遼人」，以「守公正著，戰為奇著，和為旁著」，若果能善用其職，誠足以自固其圍而無啓戎心，惜此夜崇煥竟死於敵人之間，死於朝廷之疑，死於奄黨之傾軋耳。

及承嗣督師，松山一敗復以身降，關前之屏障遂失，明清之興亡決矣。

觀明之末季，非無將才，若熊廷弼，孫承宗，袁崇煥者，均有興亡繼絕之能，又懷禦侮救亡之志，已足以使敵氣稍靖，恢復可期，特以宵小橫加阻撓，君主信任不專，自壞長城，遂使胡馬南渡，異族入統，而貽無窮之恥也。

一 經略之經過

1. 楊鎬之四路出師

楊鎬商邱人，萬曆八年（一五八〇）進士，曾遷山東參議，分守遼海道，嘗偕大帥董一元雪夜渡疊山，襲蒙古炒花帳下獲進副使，嗣進參政，復以邊事，罷官聽勘。

三十八年（一六一〇）起撫遼東，襲炒花帳於鎮安破之，御史劾其開登，鎬疏辨乞休，帝不問，鎬竟引去。

四十六年（一六一八）四月清兵起破撫順，守將死之，遼東巡撫李維翰趨總兵官張承允往援，與副總兵顏廷相等俱戰歿，遼近大震，廷議鎬請遼事，起兵部右侍郎往經略，既至申明紀律，徵四方兵圖大舉，至七月大清兵從鴉輪關克清河，副將鄒儲賢戰死，詔賜鎬尚方劍得斬總兵以下官，其冬按兵大集，遂議進師，時大學士方從哲，兵部尚書黃繼善等，皆以師久餉匱，發紅旗日鎬促進兵。

明年（三十七年一六一九）正月鎬等定議，以二月十一日發師，二十一日出塞，兵分四路，總兵官馬林，出開原攻北，杜松出

無顧攻西，李如柏從魏關出，魏將河城南，東南則以劉能出寬甸，由原馬甸發，而以朝鮮助之。魏大軍四十七萬，「（據精利全史載魏軍）合四營軍約計九萬，（杜松約8000馬林約1500李如柏約800劉能約1500）朝鮮援軍10000。清軍總兵云明兵統二萬萬或四十萬不確為誇示戰功虛張兵數而已。考明代遼東之屯軍嘉靖年間額額粘九萬洋漢擬夫年逃亡者數，多不能用以而王在者之邊事實額額除朝鮮援軍外實有八萬八千五百九十餘名。」

清軍之期，魏將河城南，東南則以劉能出寬甸，由原馬甸發，而以朝鮮助之。魏大軍四十七萬，「（據精利全史載魏軍）合四營軍約計九萬，（杜松約8000馬林約1500李如柏約800劉能約1500）朝鮮援軍10000。清軍總兵云明兵統二萬萬或四十萬不確為誇示戰功虛張兵數而已。考明代遼東之屯軍嘉靖年間額額粘九萬洋漢擬夫年逃亡者數，多不能用以而王在者之邊事實額額除朝鮮援軍外實有八萬八千五百九十餘名。」

魏將河城南，東南則以劉能出寬甸，由原馬甸發，而以朝鮮助之。魏大軍四十七萬，「（據精利全史載魏軍）合四營軍約計九萬，（杜松約8000馬林約1500李如柏約800劉能約1500）朝鮮援軍10000。清軍總兵云明兵統二萬萬或四十萬不確為誇示戰功虛張兵數而已。考明代遼東之屯軍嘉靖年間額額粘九萬洋漢擬夫年逃亡者數，多不能用以而王在者之邊事實額額除朝鮮援軍外實有八萬八千五百九十餘名。」

魏將河城南，東南則以劉能出寬甸，由原馬甸發，而以朝鮮助之。魏大軍四十七萬，「（據精利全史載魏軍）合四營軍約計九萬，（杜松約8000馬林約1500李如柏約800劉能約1500）朝鮮援軍10000。清軍總兵云明兵統二萬萬或四十萬不確為誇示戰功虛張兵數而已。考明代遼東之屯軍嘉靖年間額額粘九萬洋漢擬夫年逃亡者數，多不能用以而王在者之邊事實額額除朝鮮援軍外實有八萬八千五百九十餘名。」

由山下松軍，三萬兵亦直向來擊，松軍大敗，松戰歿。

魏將河城南，東南則以劉能出寬甸，由原馬甸發，而以朝鮮助之。魏大軍四十七萬，「（據精利全史載魏軍）合四營軍約計九萬，（杜松約8000馬林約1500李如柏約800劉能約1500）朝鮮援軍10000。清軍總兵云明兵統二萬萬或四十萬不確為誇示戰功虛張兵數而已。考明代遼東之屯軍嘉靖年間額額粘九萬洋漢擬夫年逃亡者數，多不能用以而王在者之邊事實額額除朝鮮援軍外實有八萬八千五百九十餘名。」

魏將河城南，東南則以劉能出寬甸，由原馬甸發，而以朝鮮助之。魏大軍四十七萬，「（據精利全史載魏軍）合四營軍約計九萬，（杜松約8000馬林約1500李如柏約800劉能約1500）朝鮮援軍10000。清軍總兵云明兵統二萬萬或四十萬不確為誇示戰功虛張兵數而已。考明代遼東之屯軍嘉靖年間額額粘九萬洋漢擬夫年逃亡者數，多不能用以而王在者之邊事實額額除朝鮮援軍外實有八萬八千五百九十餘名。」

魏將河城南，東南則以劉能出寬甸，由原馬甸發，而以朝鮮助之。魏大軍四十七萬，「（據精利全史載魏軍）合四營軍約計九萬，（杜松約8000馬林約1500李如柏約800劉能約1500）朝鮮援軍10000。清軍總兵云明兵統二萬萬或四十萬不確為誇示戰功虛張兵數而已。考明代遼東之屯軍嘉靖年間額額粘九萬洋漢擬夫年逃亡者數，多不能用以而王在者之邊事實額額除朝鮮援軍外實有八萬八千五百九十餘名。」

魏將河城南，東南則以劉能出寬甸，由原馬甸發，而以朝鮮助之。魏大軍四十七萬，「（據精利全史載魏軍）合四營軍約計九萬，（杜松約8000馬林約1500李如柏約800劉能約1500）朝鮮援軍10000。清軍總兵云明兵統二萬萬或四十萬不確為誇示戰功虛張兵數而已。考明代遼東之屯軍嘉靖年間額額粘九萬洋漢擬夫年逃亡者數，多不能用以而王在者之邊事實額額除朝鮮援軍外實有八萬八千五百九十餘名。」

魏將河城南，東南則以劉能出寬甸，由原馬甸發，而以朝鮮助之。魏大軍四十七萬，「（據精利全史載魏軍）合四營軍約計九萬，（杜松約8000馬林約1500李如柏約800劉能約1500）朝鮮援軍10000。清軍總兵云明兵統二萬萬或四十萬不確為誇示戰功虛張兵數而已。考明代遼東之屯軍嘉靖年間額額粘九萬洋漢擬夫年逃亡者數，多不能用以而王在者之邊事實額額除朝鮮援軍外實有八萬八千五百九十餘名。」

2. 袁應泰之潘遠棄守

魏將河城南，東南則以劉能出寬甸，由原馬甸發，而以朝鮮助之。魏大軍四十七萬，「（據精利全史載魏軍）合四營軍約計九萬，（杜松約8000馬林約1500李如柏約800劉能約1500）朝鮮援軍10000。清軍總兵云明兵統二萬萬或四十萬不確為誇示戰功虛張兵數而已。考明代遼東之屯軍嘉靖年間額額粘九萬洋漢擬夫年逃亡者數，多不能用以而王在者之邊事實額額除朝鮮援軍外實有八萬八千五百九十餘名。」

應泰受事之初，即誓以身委運，謠言「臣願與寇相終始，更願文武諸臣無懷二心，真臣相終始，有託故謝事者罪無赦」，熹宗優詔褒答，賜尚方劍，乃饒食將何光先沐大將李光榮以下十餘人，遂謀進取撫順，議用兵十八萬，大將十人，上奏陳方略。

當是時蒙古諸部大饑，多入塞乞食，應泰言「我不急救，則彼必歸敵，是益之兵也，乃下令招降，於是歸者日衆，處之遼瀋二城，尤其月廩與民雜居，潛行淫掠，居民苦之，議者言收降過多，或降爲政用，或敵難開議其中爲內應，禍且巨測，應泰方自謂得計，將藉以抗清兵，會三岔兒之戰，降人爲前鋒，陣死者二十餘人，應泰遂用以釋羣議，明年天啓改元，三月清以重兵薄瀋陽，總兵官賀世賢尤世功掘壕壘濬壕，樹大木爲柵，列榴車火器木石環成，設兵守城法甚具。

清先以數十人來偵，世功躍之殺四人，世賢勇而輕嗜酒，且日飲酒，率親丁千出城遊擊，期盡敵而反，清兵佯敗，世賢乘銳進，倏轉騎四合，世賢戰且却，抵西門身被十四矢，城中門世賢敗，各鳥獸散，而降丁又叛斷城外吊橋，或勸世賢走遼陽，曰吾爲大將不能存城，何面目見袁襄略子！揮劍擊突圍中，擊殺數人，中矢墮馬而死，世功引兵援，亦戰死，城遂破。

當清兵逼瀋陽時，援勸總兵官陳策董仲授馳救，次渾河，遊擊周敦吉曰事急矣，請直抵瀋陽與城中夾擊，可以成功，已聞瀋陽陷，諸將皆憤曰「我輩不能救瀋，在此三年何爲」，敦吉固請與石砬都司秦邦屏先渡河營救橋北，仲授策等統浙兵三千營橋南，邦屏結營未就，清兵來攻，却後而者三，諸軍遂敗，敦吉邦屏等皆死，他將走入浙兵營，被圍數匝，清兵盡銳攻浙營，營中用火器多殺傷，火藥盡，短兵相搏，遂大潰，策先戰死，仲授奔，

繼又還兵門，力盡矢竭，清兵萬矢齊發，仲授等亦死焉。

應泰乃撤奉集威甯諸軍，並力守遼陽，引水注壕，沿壕列火器，兵環四面守，有九日，清兵臨城，應泰身督總兵官侯世祿，李乘誠，渠梁魯，姜弼，朱萬良，出城五里迎戰，軍敗多死，其夕應泰宿營中不入城，明日（廿日）清兵掘城西開，以洩壕水，分兵塞城東水口，擊敗諸將兵，遂渡壕大呼而進，應泰良久，騎來者益衆，諸將兵俱敗望城奔殺溺死者無算，應泰乃入城與巡按御史張銓等分陣固守，諸將多墮壕遁，人心離散，又明日攻城急，應泰督諸軍列榴大戰又敗，轉募燒樓火，清兵從小西門入，應泰知事不濟，自縊死。

於是河東之三河堡等五十寨蓋州海州復州等大小七十餘城皆下而遼河以東無完土矣！

3. 熊廷弼之三方布置策

天啓元年（一六二二）瀋陽破應泰死，廷臣復思廷弼，給事中郭鞏力詆之，並及閣臣劉一燾，及遼陽破，河西軍民盡奔，自塔山至開陽，二百里烟火斷絕，京師大震，一燾曰「使廷弼在，遼營不至此」，御史江秉謙追言廷弼保危遼功，衆以排擠廷弼爲罪，帝乃治前劾廷弼者，復起廷弼於家，而擢王化貞巡撫廣寧，六月廷弼入朝，乃建三方布置策，即廣寧用馬步，列壘河上，以形勢格之，總敵全力，天津登萊各置舟師，乘虛入河衝動搖其入心，敵必內顧，而遼陽可復，於登萊議設巡撫如天津，而山海關特設經略以節制三方，遂進廷弼兵部尚書，兼右副御史駐山海關經略遼東軍務。

A 經撫不和——先是袁繼泰死，薛國用代爲經略，病不任事，化貞乃部署諸將沿河設六營，蓋地分守西平鎮武柳河盤山諸要害，冬置戍以防，議賊上廷弼不謂然，賊言「河奉難持，堡小難

容，今日但宜固守廣寧，若駐兵河上，兵分則力弱，敵輕騎潛渡直攻一營，力必不支，一營潰則諸營俱潰，西平諸戍亦不能守，河上只宜置遊擊兵，更番出入，示敵不測，不宜屯聚一處，為敵所乘，自河抵廣寧只宜多置烽墩，西平諸處只宜稍置戍兵為傳烽哨探之用，而大兵悉聚廣寧，相度城外形勢，犄角立營，築壘高柳以俟，蓋遼陽去廣寧三百六十里，非敵騎一日能到，有警息我必預知，斷不宜分兵防河，先為自弱計也。」疏上猶兼襄答，防河之議乃寢，而化貞以計不行愠甚，盡委軍事於廷弼，廷弼乃請申諭化貞不得藉口節制，坐失事機，先是四方搜遼之師，化貞悉改為半遼，遼人多不悅，廷弼以遼人未叛乞改為平東或征東，以慰其心，自是廷弼與化貞有隙，而經撫不和之議起矣！

B 鎮江之役——八月朔廷弼言三方布置須聯絡朝鮮，請而發使使往勞彼國君臣，俾發師連營江上，助我聲勢，又發詔憫恤遼人之避難彼國者，招集團練，別為一軍，與朝鮮軍合營，而我使臣即權駐義州，控制聯絡，俾與登萊聲息相通，因薦梁之垣充命使，之垣方與所司議兵餉，而化貞所遣都司毛文龍已襲取鎮江奏捷，且化貞備陳東西情形，主進襲，兵部尚書張鶴鳴以為然，奏言時不可失，御史徐卿伯亦趣之，化貞遂渡河，廷弼不得已出關次右屯，而馳凌海州取易守難，不宜輕舉，化貞卒無功而還。

至於文龍鎮江之捷，化貞自謂發縱奇功，而廷弼言三方兵力未集，文龍發之太早，致敵根遠入，屠戮四衛，軍民殆盡，灰東山之心，塞朝鮮之膽，奪西河之氣，亂三方並進之謀，誤屬國聯絡之算，目為奇功乃奇禍耳。」

C 廣寧之失——經撫不和，而朝臣又多右化貞，令毋受廷弼節制，故化貞可以輕舉妄動，而廷弼之志不行，廣寧有兵十四萬

，而廷弼崗上無一卒，徒擁無略之虛號而已，二年（一六二二）正月員外郎徐大化希指劾廷弼，大言置世，嫉能妬功，不去必壞遼事，疏並下部，鶴鳴集廷臣大議，議撤廷弼者數人，餘多請分任責成，而鶴鳴獨右化貞，謂化貞一去，毛文龍必不用命，遼人為兵者必潰，西部必解體，宜賜化貞尚方劍，專委以廣寧，而撤廷弼他用，議上帝不從，責吏兵二部再奏，會清兵逼西平議遂罷，兼任二臣責以功罪一體，無何西平圍急，時化貞駐廣寧，經略熊廷弼駐右屯，總兵劉渠以二萬人守鎮武，郝秉忠以萬人守閭陽，而維一貫以三千人守西平，待清兵薄城，一貫懼城固拒，用礮擊傷者無算，清樹旗招降，且遣使來說，一貫不從，而敵騎益乘環城力攻，一貫流矢中目，不能戰，火藥矢石盡，乃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遂自刎，化貞知城未下，信遊擊孫得功語，盡發廣寧兵，以得功及中軍遊擊祖大壽為前鋒，令會秉忠赴援，廷弼亦從渠進戰，二十二日遇清兵於平陽橋，得功懷異志，欲引去，乃分兵為左右翼稍却，推渠與秉忠前，渠等力戰，頗有殺傷，得功及副將鮑承先等先走，後軍見之亦奔，遂大潰，渠與秉忠戰死，大壽走覺華島，化貞素信得功為腹心，而得功潛降於清，欲生擒化貞以為功，詭言賊已薄城，城中大亂，化貞踉蹌出走，遂棄廣寧，與廷弼遇大凌河，化貞漸議守甯遠及前屯，廷弼曰「嘻！已晚，惟謹潰民入關可耳」；乃以已將五千人授化貞為殿，盡焚積聚，二十六日入關，得功率叛將迎清兵入廣寧，化貞逃已兩日矣！二月速化貞罷廷弼聽勳，四月廷弼化貞俱斃死。

四、王在晉與孫承宗

兵部尚書王在晉代熊廷弼經略遼東，用總督王象乾言，請於

山海關外八里舖設重關，用四萬人守之，其條佐袁煥等力爭不得，乃奏請首輔葉向高，向高曰：「是未可慮也，承宗請身往決之，至關詰在晉曰：

「新城成即移舊城四萬人以守之乎？」在晉曰：

「當更設兵」曰：

「如此則八里內，守兵八萬矣，一片石西北不當設兵乎？且築關在八里內，新城背即舊城址，舊城之品坑地雷爲敵人設抑爲新兵設乎？新城可守，安用舊城？如不可守，則四萬新兵倒戈舊城下，將開關延入乎？抑閉關以委敵乎？」曰：

「關外有三重關可入也」，曰：

「若此則敵至而兵遂逃如故也，安用重關」？曰：

「將建三寨以待潰卒」曰：

「兵未潰，而築寨以待之，是救之潰也，且潰兵可入，敵亦可委之入，今不爲恢復計，盡關而守，將盡藩籬，日闕堂奧，幾東其有甯宇乎？」在晉無以難。

承宗乃議宇關外，監軍閻鳴泰主登華島，袁崇煥主寧遠衛，在晉持不可，主守中前所，承宗知甯遠登華之可守，已決計將自在晉發之，推心告語凡七晝夜不應，承宗還朝言：「敵未抵鎮武，而我自燒甯前，此向日經撫罪也，我棄寧前敵終不至，而我不敢出關一步，此今日將吏罪也，將吏置關內，無能轉其畏敵之心以畏法，化其謀利之智以謀敵，此臣與經臣罪也，與其以百萬金錢，浪擲於無用之版築，曷若築甯遠要害，以守八里舖之四萬人當甯遠衝，與登華相犄角，敵窺城令島上卒旁出至岔，斷浮橋繞其後而橫擊之，卽無事亦且收二百里疆土，總之，敵人之帳幕必

不可近關門，杏山之難民，必不可置關外，不盡破唐人之論，遼事不可爲也」，無何承宗面奏，在晉不足任，而八里築城之議息，在晉既去，承宗自請督師，詔給關防敕書，以原官督山海關及薊遼天津登萊諸處軍務，便宜行事，不從中制。

既至關，令總兵江應詔定軍制，僉事崇煥建營舍，廢將李秉誠練火器，贊畫鹿善繼王則古治軍儲，沈崇德應芳繕甲仗，司務孫元化築砲台，中書舍人宋獻初亦經歷程審主市馬，廣甯道僉事萬有孚主採木，而令遊擊祖大壽佐金冠於登華，副將陳謙助趙率敵於前屯，遊擊魯之甲拯難民，副將李承先練騎卒，參將楊應乾募遊人爲軍，是時關上兵名七萬，顧無紀律，冒餉多，承宗大閱，汰逃將數百人，遣還河南真定疲兵萬餘，以之甲所救難民七千，發前屯爲兵，應乾所募遼卒出戍甯遠，咨朝鮮使助聲威，鶴毛文龍於東江，令復四衛，徵登師沈有容進據廣鹿島，欲以春防躬詣登萊，商進取，而中朝意方急遼，弗許也。

時魏忠賢竊政，遣其黨劉朝輔良紀用等四十五人，齎內庫輔礮甲仗弓矢之屬數萬，至關門爲軍中用，又以白金十萬購麒麟獅子虎豹諸幣頒賚將士，而賜承宗蟒服白金慰勞之，實虛軍也，承宗方出關巡甯遠，中路聞之，上疏言中使觀兵自古有戒，帝從旨報之，使者至具杯茗而已，已而忠賢益盜柄，以承宗功商欲親附之，令應坤等申意，承宗不與交一言，忠賢由是大憾，故其黨連疏誣承宗，至比之於王敦李懷光，承宗乃杜門求罷，承宗在關四年，恢復大計粗具規模，敵人畏懼，不敢進犯，而爲魏黨阻撓，不得安於厥職也。

（待續）

漢族初期開發東北概說

邵 光

所謂東北者，係指中國之東北部而言。即今之吉林遼寧黑龍江熱河四省是也；但前代而積傳編廣狹因時而異，故前代東北之範圍；不能以今之東北四省為限，應以當時伸縮之情形而定也。

漢族與東北民族發生關係甚早，其漢書中有一「武王滅紂，肅慎來獻石磐惜矢」之語。漢族之移往東北究始於何時；史無明徵。有人以燕將樂開之擊東胡為漢族開闢東北之始；然以理推之，則未見合理，武王克殷封箕子於朝鮮；殷之遺民，不無隨者，此自在戰國之先；況此亦不得為初至東北之漢人也。據考古學者安持生步達生二氏之調查研究；謂知東北於史前時代已有漢人之足跡，此為用科學方法而獲得之合理解釋，東北之疆地偏僻，然與漢民族接界之處；為平原易通之地也。故漢民族與東北接觸至易，淵源已久；決非始自秦開之關遼東也。

(一) 朝鮮之開拓

朝鮮半島為三韓民族之起源地，相傳中國唐虞之時；有神降於太白山檀木之下是為檀君，都平壤，國號朝鮮，時當殷高宗武丁之時檀君得道，是為朝鮮太古神話；不足取信，而朝鮮之開拓當肇自箕子之王朝鮮，考之史實信而有徵也。

(1) 箕子朝鮮

史稱箕子為朝鮮始祖。箕子者；殷王紂之諸

父(亦有云「庶兄者」)，及「武王勝殷，釋箕子之囚，箕子乃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與臣禮，故於十二祀來朝」，此為尚書大傳所載，但記測與此略異，「武王克殷，訪問箕子，武王曰：：於乎，惟天降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倫所序。箕子對以鴻範九等。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遷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成宮室毀權生禾黍，箕子傷之」。此只不過對地先後之不同；而對箕子之封於朝鮮；則絕無疑義也。

箕子走朝鮮時；曾率國人五千，內詩書禮樂醫巫卜巫之流，百工技藝皆從，定都平壤，教民以禮義田蠶，又設八條之禁令；相殺者以當時償殺，相傷者以穀償，相盜者男設入其家為奴，女子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故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有人賢之風，人民多因其感而習農桑之事，衣食自足，民得以安樂也。

當彼時朝鮮之所轄，非今之境界，以彼時之情形論之，箕子定都平壤，平壤城在今大同江之南岸，而其西北境或達今之鴨綠江下游流域；其或至遼河流域之東界，魏略記「昔箕子之封朝鮮侯；見周衰。燕自營為王；欲東略地，朝鮮侯亦自稱王欲襲兵並擊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禮諫之乃止，使禮西說燕，止之不改，後其子孫稍羸；燕乃遣將秦開攻其西方；取地二千餘里，至滿浦汗為界，朝鮮遂弱」。秦開東取地二千餘里而至滿浦汗，滿浦汗為今之何處；尙未考出，總之依情推之應在鴨綠江下游之地，可知當朝鮮侯之世，所領之地甚廣，後之遼東郡之一部當包括在內也。

箕子之治朝鮮，傳四十餘世九百二十餘年，初俗習良佳，後

風俗稍雜，法禁亦多至六十餘條，自稱無漢準時自稱爲王，其初大亂，燕齊趙人往避難者至數萬口，亦可謂附帶作開東北之工作也。至漢孝惠帝時，燕人衛滿廢破準而自立，箕子朝鮮至此終矣。

(2) 衛氏朝鮮

箕子既亡繼之而與者爲衛氏朝鮮，衛氏亦爲漢人，按漢書「陳涉起兵，天下崩潰，燕人衛滿辟居朝鮮，因王其國百有餘歲」。史記漢書魏略記衛氏王朝較詳，茲述之，朝鮮王滿燕人，戰國燕廢之時，嘗佔有其燕朝鮮爲置吏築障，秦滅燕屬遼東外徵，漢興爲其遠難守，後修遼東故塞至其水（大同江）爲界，燕王盧縮亡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泃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其朝鮮蠻夷及故燕對亡居之漢人，各屬於滿。時朝鮮王滿亦甚信之，拜爲郡士，賜以圭，封之百里，令守邊，滿誘之，黨衆稍多，乃詐遣人告準，言漢兵十道至，求入宿衛，遂遣反準，準與滿戰不敵，敗走入海，滿遂爲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卬謂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毋使盜邊，請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其蠻夷漸來屬，方數千里。以上所述爲衛氏王朝之大槪情形，亦由此可知衛滿之得國；非其個人之力也，因當戰國末年，天下大亂，而東北一隅尙太平無事，故漢民族避難東北者日多，如史記所載之「燕齊趙人往避地者數萬口」之語即可證實時漢民族在東北之多。尤以遼東郡爲甚，蓋地接燕界也。

衛氏朝鮮既立，滿傳子孫孫右渠時勢浩大，自立一方，儼然六國，漢民族前往者日多，其數故日爲增高，對漢朝漸置之不

理，既有不朝見天子，專阻其發展的不見，因之與漢朝之感情日見惡化而至破裂，時在漢武帝元封二年（西元前一〇九）至元封三年，朝鮮王右渠見殺，而衛氏朝鮮遂亡，漢設臨屯樂浪真番玄菟四郡於其境內，此後漢民族在東北之勢力更加擴張增高，而東北民族亦因之受其影響日大，文化自見進步矣。

對漢武帝定朝鮮之事詳見於史記「書之朝鮮傳，今略述之：初滿王朝之時，應遼東太守之約，爲漢守塞，並爲漢外臣，而至其孫右渠因國勢日增，即不臣服於漢，「渠所引漢亡人甚多，又才當入見，其意甚固欲上書見天子，又雍於弗通」。因此之故，漢朝自對其不滿，派使曉諭之，彼復不奉詔，使使與俱水濱，殺送使者，帝美之拜爲遼東東部都尉，到官因朝鮮人之怨恨，被殺之。武帝聞而大怒，即於是年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及左將軍荀彘率遼東兵共討右渠，兩軍造王險城下，成合圍之勢，但因主將不和，數月不下。後命濟南太守公孫遂往代之，得便宜從事，到後即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於左將軍，軍威立振，急擊之，元封三年夏，因其內叛，其王右渠被殺，朝鮮遂定，衛氏共傳三世凡八十六年而亡。

蓋自箕子之王朝，以至戰國燕廢時之路，屬其裔朝鮮，以訖漢武之增郡，漢民族之移殖東北者日盛，遂臨鴨綠江而復向東開發也。如史記所載「當燕國鼎盛之時，即以鴨綠江之洪流，亦決不能特爲天塹」。可見當時漢民族向東北開發之高潮，即鴨綠江之洪流，亦不能止也。而至朝鮮半島中部落樂浪之地，前爲首郡，移往之漢民族則他郡爲多也。

(三) 公孫氏之據遼東

遼東郡之境；應盡括柳條嶺內之地，即遼水流域也，後公孫氏割據時，復并玄菟樂浪二郡，及開置朝鮮半島南端之帶方郡，更渡海佔有東萊之地是為營州，其勢浩大，儼然獨霸一方保境安民之諸侯也。

(1) 公孫氏之興起

遼東郡之設置始於戰國燕昭王時，漢仍因之，置太守以轄其境，但以其地偏僻，唯設兵於此以防邊耳，不關中原大局之事，故不視為重要，但因藉此郡之設置而開發東北則為至要者，如想知開發東北之歷史，則不能置之不問。

公孫氏據有遼東；時在東漢末年靈帝之世，其首創者為公孫度。度遼東襄平人，而以公孫氏之姓言之；則知為漢人，但其族何時遷居遼東則不得知，亦無可考。而度之為遼東太守之始末魏志載之甚詳。

「公孫度字升濟本遼東襄平人也。度父延避東居玄菟任度為郡吏，時玄菟太守公孫域子豹年十八歲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域子同年，域見而親愛之，遺就師學，為娶妻；後舉有道，除尚書郎，稍遷冀州刺史，以謗言免，同郡徐榮為董卓中郎將，薦度為遼東太守……後東伐高句麗，西擊烏丸，威行海外」。此度得據遼東之初也。

度之治郡，不以德遇，而以威行，動則誅殺，民皆懼之，如魏志所載：

「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過無恩，皆以法誅，所夷滅百餘家，郡中震慄。」

「故何內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所為，恐為所害，乃將家屬入於海，度大怒，掘其父塚，剖棺焚屍，誅其宗族。」

獻帝初平元年，度知中國擾攘，有圖王之意，分遼東郡為遼西中遼郡，越梅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玄菟樂浪二郡亦漸歸其所轄，故度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太祖曾表度為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曰：我王遼，何永寧也，藏印綬武庫，時掠茂為樂浪太守，度在遼東擅留茂，不遣之官。度不恭順之事及其圖王之意可知也。

度死子康嗣位，對中朝稍表恭順；如興平十二年太祖征三郡烏丸，屠柳城；袁尚等奔遼東，康斬送尚首，功封襄平侯；拜左將軍。康死子晃淵皆年少，衆立其弟恭為太守，恭以魏初篡漢；皆來歸附，拜恭為車騎將軍，假節封平郭侯，但恭病陰消，為悶人，劣弱不能治國，明帝太和二年康子淵劫奪恭位，淵遂為遼東太守拜揚烈將軍，四年拜淵車騎將軍，後官至大司馬樂浪公，雖官賞皆厚；而淵終恃兩端，不順於魏，甚為拔扈，並斷東夷不得通於諸夏，數對中國賓客出以惡言，帝命田丘儉以重書徵之，淵發兵逆命與儉戰，儉軍不利；引軍還，遂自立為燕王稱紹漢，並遣使者持節假鮮卑單于璽，以誘鮮卑侵擾中國，故於景初二年命司馬懿前往討之，圖襄平城大破之，傳淵首於洛陽。公孫氏之據有遼東始於漢靈帝中平六年至於魏明帝景初二年，凡四傳三世五十年而絕。

(2) 公孫氏與魏吳之關係

公孫氏之遼東；因與魏地連接，故爭執較吳為多，至公孫淵時與吳時有往來，而同時對魏亦因懼而恭順；不過其態度終為恃兩端者，以利害為出發點，擬聯吳以制魏，又懼吳強而不可恃，終無定策，魏志吳志記之甚詳茲略述之：

「太祖表度為武威將軍永寧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

，藏印綬武庫。」

此為魏初次與遼東公孫氏發生關係；而初次之關係即表示不順利者，度雖未受封賜，實外順而內不恭也。

「太祖征三郡烏丸，袁尚等奔遼東，康斬送尚首。」

以表面觀之；康對魏甚為恭順，而實究之，則因尚與弟兄至遼東後；有圖謀之意，為康發覺，故斬送其首，實好於太祖也，比為一舉兩得。至其弟恭為人劣弱；故較恭順，至淵則叛附不定，至於滅亡。

「嘉禾元年冬十月遼東太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稱藩於權。」此公孫淵遣使南通孫權之初也。

「二年遣舒綜還，使太宰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等將兵萬人，金銀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

此為吳主孫權想乘機聯合公孫氏以制魏也，故派特使前往；以示鄭重，而權此舉；其臣張昭不同意權之作而諫之；然權不聽。

「權以公孫淵稱藩，遣使張彌許晏至遼拜淵為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以自明於魏，兩使不返，不亦取笑於天下乎。」張昭之言誠是也，可謂識淵之深。然權不聽昭諫；淵果斬兩使以明於魏。

於公孫淵稱藩於孫權之時，並受權燕王之號，時魏人心忿怒，咸欲遣兵討之，而獨劉劭以為不可，以為淵可斬送權使之首以自悔，果如所言，因淵懼權遠而不可恃之故也。

「公孫淵斬送魏權所遣使張彌許晏首，以淵為大司馬樂浪公。」魏略載淵表解釋稱藩於孫權之理由。「臣前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甘言厚禮，以誘吳賊，幸賴天道，福助大魏，使賊賊虜

，暗然迷惑，遠戾羣下，不從衆諫，承信臣言，遂遣舒使，多將士卒，來致封拜，臣之所執，得如本志。」等語，初視之亦合於理，而究之則為自圓其說耳。

孫權贈以厚禮，並遣特使，而公孫淵如此背叛對孫權之汚辱莫大焉，權聞之大怒，欲親征之，後為臣下所諫止。

「孫權忿公孫淵之巧詐反覆，欲親征之，瑁（瑁瑁）上書諫止之。」此後孫權與公孫淵自然趨於不和之勢，但有因利害關係與自身有關者，則不記仇恨而合作也，故後彼仍有往來，不過暫時以利害關係為主也。由漢晉春秋所載者知之。

「公孫淵自立稱紹漢，元年聞魏人將討，復稱臣於吳，乞兵北伐以自救。」

吳人雖深恨公孫淵之前舉，然為其自身之利害計，仍對其敷衍，然以備暗中取之，故權勒兵大出以表助淵也。

(3) 公孫氏與東北開發之關係

公孫氏與東北之開發其所以有重要關係者，因其時為東漢末年，中國大亂，而獨公孫氏據有遼東；保境安民，為太平世界，故前往避者日多，士大夫階級前往者亦不在少數，因之對東北之文化風俗社會皆有不少之供獻，更加公孫氏之雄武，對外夷之開拓亦為必然者，公孫氏據有遼東後對郡之治理亦使之日漸進步，如魏書所載：「度初來臨郡，承受荒殘，開日月之光，建神武之略，聚烏合之民，掃地為業，威震疆於殊俗，德澤被於郡生，遠土之不壤，實度是賴。」由是言之，公孫氏對東北之開發有莫大關係也。

公孫氏之向外發展之情形，度傳中有東伐高句麗，西擊烏丸成行海外之語，魏志亦餘傳有。

「夫餘本肅玄菟，漢末公孫度雄張遼東，自服外夷，夫餘王尉仇台更屬遼東，時高句驪鮮卑強，度以夫餘在二虜之間，妻以宗女。」

高句驪傳：「公孫度之遼東，伯固(真王)遣大加優主德然人等，度擊登山賊破之。」以上二條知度時夫餘高句驪已屬遼東，自然其文化風俗之傳入二國為其必然者。度子康亦為雄傑者，晉書地理志載：「帶方郡為公孫康置」，康亦曾設高句驪及作撫夷工作。

高句驪傳：「伯固死有二子：長子拔奇不肯，國人共立次子伊夷模為王，自伯固時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家，建安中公孫康出兵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拔奇怨為兄不立與消奴加各將下戶三萬餘口詣康降。」

韓國傳：「桓靈之末，韓濊疆域，郡縣不能調，民多入於國，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縣以備荒地，自帶方郡，遣公孫康破敵收其遺民，與兵伐韓濊，舊民稱曰，是後倭韓濊帶方郡。」

由上三條知康之撫慰鮮卑單于，征伐韓濊高句驪，並置帶方郡以轄發餘，知當時日本亦屬遼東也。

當時大遼縣在遼東者，對東北之開發亦不無關係，如農民對農業生活方法之傳播，因生活而開拓荒地；士大夫們對文化風俗之傳播，亦影響甚大。遼東遼地知名之士有帶方郡原等皆一世君子及傑士，其對東北之開發；不無裨益也。本傳中載：「原北海朱虛人也，以帶方盛，遂至遼東與同郡劉收俱，有勇略雄氣。」

「原；北海朱虛人也。天下大亂，開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與原友平原王烈等至於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既在見度，乃感於山谷，時適難者多居郡南，而甯居北，示無遷志。」

諸賢於遼東避難之時，其對當地文化等傳播之體形，亦可由諸賢本傳中證之。

原傳：「原在遼東一卒之中，往歸原居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教授之聲不絕。」

原傳註：「原至遼東，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者愈多，問其故答者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已而成淫祀；乃掃之，於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爲供社。」

淵淵傳註：「淵篤學好世，在遼東嘗講學於山岩，亦多推慕之，由是知名。」

管寧傳註：「乃因山為廬，鑿壤為室，越海避世者皆來就之而居，旬日而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飭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

又：「管所居屯落，井汲者，或男女雜錯，或爭井門鬪，甯思之，乃多買器分置井旁，汲以待之，又不便知，來者得而怪之，問知管所為，乃各相責小復門鬪。鄰有牛暴奪田者，甯為牽牛著涼處，自為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不慚，若犯嚴刑，是以左右無門訟之訟，禮讓於海表。」

又管甯傳註：「烈通識達道，秉義不同，董卓作亂，避地遼東，躬親農務，為於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樂，東林之人奉之若君，時世世譏真者少，為國之人自相縱橫，自避世在東國者，多為人所害，烈居之歷年，未嘗有患，使遼東強壯，亦不暴暴，商賈之人市不二價。」由上諸條知諸賢者使東北之風俗由

薄化厚，文化由低變高，社會得以進步也。

總上所述為漢民族開發東北之情形，以箕氏衛氏公孫氏為經分條述之，中自不少遺漏未敘之處；然尚可包括大體，可藉以略明漢民族初期開發東北始末之情形，箕氏之時，漢民族在東北者尙少，然至戰國末年，中國天亂，前往避難者日多，衛氏立時，漢民族在東北者已佔相當數目，而至漢武帝定朝鮮置四郡時，則

更較前為盛矣，公孫氏據遼東時，中國復大亂；遼東太平，漢民族前往東北避難者，更日加增多，可謂初期之極盛時；但至公孫氏衰滅後，避難東北者紛返中國，魏晉之世，撫治東北有鞭長莫及之勢，是則公孫氏之衰，對漢族之開發東北為不利者，直至隋唐時，復再向東北開發也。

本

刊

第一卷 第一期

第一卷 第一期

創刊號

新年度

要目

發刊辭	吳鐵成
總論	孔祥熙
收復東北與建設東北	孫科
九一八紀念	谷正綱
九一八紀念	陳銘
收復東北與建設東北	王傑夫
從速展開東北工作	王大任
改進東北的紀念意義	趙雨時

目錄

專一收復東北及重建東北泛論	陳記澄
論一東北地方在國防上之重要性	申明遠
敵偽一日寇向東北移民的解剖	朱廷澄
動態一日寇摧殘下的東北文化教育現狀	易東徽
文一秋天在東北	王語今
藝一老馬	青山

新年度徵文

東北土地問題論	孟宇
東北對外貿易之檢討及將來對策	楊子斌
戰後東北化學工業之建設	郭質良
東北大豆產額及其將來之發展	石作光
東北的畜產概況及其將來之發展	楊曉非
東北的後設方案之提擬	丁仲昆
建設東北之理想與實際	董仲昆
東北同胞性格之分析	徐益
寸步難行	劉黑柳

迎接光復東北的大時代	吳榮章
東北收復後建設凡	田雨
東北國防建設導論	師應勳
在東北作戰的兩個意義	陳銘
今日的東北青年工作	王傑夫
東北青年的忠誠	王大任
紀姜寶德司令殉職事	趙雨時

美國對東北事變政策之檢討

潘朝英

前言

本文係作者之英文原著「美國有關於東北問題之外交」一書中第八章之節譯。所引用材料多為美國及國聯之外交公文。因該書乃作者於一九三八年任美國充當教授時寫就，故絕少引用我國書報。今美國既已為民主國之兵工廠，又為反侵略集團之大本營，美國之態度，自極為吾人所重視。檢討過去，藉悉現在。特此節譯，冀讀者加以指正。

凡具有國際性之「事件」或「事變」，斷不會突然無因而生，蓋必有其演變之理。「一九一八」事變，產生於西歷一九三一年，亦即世界經濟衰落之時，美國總統胡佛是年迫於宣布停止一年向歐洲各國討債；而美國及南美二十國，均佈滿不景之氣。中國當時雖已表面統一，然而各方面有偏見，則其工作仍未完成，且張學良則在北平協和醫院養病，在此情形之下，無怪日本軍閥認為侵佔東北之「千載一時之機會」。

前次歐洲大戰時英國首相佐治來於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論述遠東問題，謂：「日本佔領滿洲乃選定英國經濟最衰落之時候。」根據美國外交公文所述，在一九三一年夏間已有一「雨欲來風滿樓」之景象。國聯調查報告書中，已曾用外交詞令暗中指責日本謂：「日本已有充分之準備；九月十八，十九兩日，日本均能迅速正確的依照原定計劃而行。」現任美國國務卿政治顧問韓伯克博士 (Seth L. K. Hoopes) 早已認為：「滿洲事件，乃日本大規模侵略中國之初步。美對於遠東祇有兩條出路：第一就是採強硬態度；第二就是將美國在遠東之利益撤退。」歷年來遠東情形之演變，證明此種意見之正確。

我國政府於事變後之第三日，訓令我國出席國聯代表，根據國際聯盟第十一款要求理事會立即防止事件之擴大，以免危害和平秩序，並要求賠償我國之損失。九月三十日國聯理事會議決：「要求中日兩國，盡力立即設法恢復原狀，并須切實執行；」同時中日兩國均須保證不將事件擴大。」該議決案併附中日兩方之協定，規定中國須保護日人在東北之生命財產，而日本則將軍隊撤至南滿鐵路一帶。不過日本政府不守信義，於十月八日轟炸錦州，并在各地發動軍事行動。在此種情形之下，國聯乃力求美國合作，根據當時之美國國務卿史汀遜之自述，謂於美國此次中日糾紛，可有下例之對付辦法：

(一) 各國用集體的辦法向日本經濟制裁；

(二) 用外交之壓力及世界輿論以批評日本，希望使屬弱的中國能獲得較為公允之解決；

(三) 國際與國聯擁護國聯對日本之嚴厲批判，藉以維護國聯之威信。」

(見史汀遜所著之「遠東風雲」原文第五十七頁)

美國政府經過詳細審慎之考慮，結果認為倘若美國不與國聯合作，則中日糾紛難於解決。且必為國際輿論所指責。然美國之「孤立主義」尚為當時不少人士所贊成，故又不能與國聯一致合作。因此國務卿史汀遜乃採取「獨立之判斷」，或稱爲

「獨立之行動」，同時，實際上則予國聯以相當之同情及友誼之合作。根據此原則，美國政府於十月十九日致國聯書中有下列之重要聲明：

「美國政府對於中日之糾紛採取「獨立之行動」，但願訓令美國之外交官盡力協助執行國聯聯盟之議決。中日兩國皆為「非戰公約」及「九國公約」之簽字國，故對該兩約之規定，均應遵守，倘時機成熟，應引用此兩條約以解決中日之糾紛。美國對於此種原則之施行，務以不防害國聯所負之使命為目的。」

美國固未加入國聯之組織，依法不能正式參加國聯大會之討論，但倘以「非戰公約」簽字國之資格，則美國應有權參加討論及該約之問題。故於十月十日美國總統胡佛在美國白宮會議時表示美政府可參與討論「非戰公約」之會議。（見美參議院一九三一年之公文第五卷第二九五頁。）因此，國聯理事會對於中日糾紛之意見均詳細知會美政府。國聯理事會會長白里安正式向理事會提議請美政府派遣代表出席理事會，藉以發表意見，討論有關「非戰公約」之問題。然而日本代表則謂美國既非國聯會員國，即使出席旁聽之代表，

與普通代表之資格不同，亦有違背國聯盟約，故極力反對美國代表出席旁聽。後因英法，及西班牙等國代表根據盟約第五款，聲稱關於國聯開會之程序，及選派特別委員會，可由大會或理事會出席代表多數之決定。雙方經過熱烈之辯論，結果以十三票對一票通過請美國派代表出席。美國駐日內瓦總領事紀爾伯乃於十月十六日代表美政府出席理事會旁聽。關於紀爾伯之權限，美政府訓令申明彼祇能以旁聽資格出席國聯理事會，至於有關非戰公約及中日糾紛之討論，彼祇能詳細向美國外交部報告聽候指示。（見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七日美國外交部 *Proton Relations* 第二九八頁）紀氏根據此訓令更鄭重向國聯聲明，美國願站在道德立場上，幫助國聯，使中日糾紛能和平解決，但美國須保持其「獨立行動」並運用其外交方法應付中日糾紛。（同上第二九九頁）

由此，吾人可知美國對國聯處理中日糾紛之政策，乃一面採取合作態度，而另一面則保持於「獨立行動」。同時不願事件之擴大，更不欲引起戰爭。故美國會屢次勸中日兩國不必將事件擴大。紀爾伯自十月十六日至廿四日雖曾出席理事會及各

種委員會旁聽，并且屢次用長途電話向史汀遜報告及請示。但美國之國際問題感觸者，多認為此次美國代表出席國聯旁聽，無多大之成就，蓋因紀爾伯雖具有外交之修養與經驗，然以一總領事之地位，與各國大使公使周旋，未免相形見絀。及至十一月初，美政府改派駐瑞士公使，威爾遜出席及同月中旬又訓令美國駐英大使杜威斯至巴黎以便出席國聯會議。但杜威斯與紀爾伯及威爾遜對付國聯之態度及方法頗有不同。紀氏及威氏則迭次出席會議，而杜氏則專與各國外交官個別談話。若干政論家謂當時美國一部份人士反對美國與國聯未接近所致。或又謂杜氏本人對國聯無甚好感，但無論其原因究竟何在，總之杜氏曾通知國聯謂美國不便派員出席，然仍繼續採取其他方式與國聯合作以冀解決中日糾紛。

同時美國駐東京大使威次又獲得日本外相及陸相之聲明保證，不致將事件擴大。日本駐美大使又作同樣之保證。美政府竟信以為然。但日本繼續轟炸錦州，齊齊哈爾等地。美政府以日本不守信義，屢次向日本提出抗議，但毫無結果。

日本一面敷衍及欺騙美國，一面又於十一月廿一日要求國聯組織一調查團以調

查中日糾紛。十二月十日國聯理事會議決組織調查團，并以英、法、德、意、美五國代表組織之。美國派馬可將軍為代表，并加派美國之遠東問題專家數人參加。美政府對於調查團之組織，表示滿意，但對於日本在中國東北繼續軍事行動甚為焦慮，深恐造成種種之非法現狀，故於一九三二年元月七日美政府向中日兩國有極重要聲明。此通牒現已成為世界著名之「不承認主義」亦稱為「史汀遜主義」。其略譯之如后：

「……美國政府認為應通知中日兩國政府，聲明美國政府在此情形之下，該兩國所簽訂之任何條約及造成之局面之有危害美國人民及權利，或有防礙中國之領土行政主權之完整或「門戶開放主義」者，美國概不予以承認。又中日兩國與美國同為一九二八年八月廿七日「巴黎公約」(即非戰公約)之簽字國。故美國政府對於違反該約之局而或條約，亦不能予以承認。」(見一九三二年元月九日美外部出版之 Press Releases 第四一四一頁。)

及至「一二八」事件發生，日寇先後襲擊上海及南京後，美國政府恐損其美國利益，并怨恨日本軍閥，且同情中國，故史汀

遜於一九三二年二月八日獲得胡佛總統同意，擬引用九國公約，處理中日糾紛，并使各簽字國仍做美國宣布對德探取「不承認主義」。於是史汀遜一面徵求英法駐美大使之意見，一面徵求長途電話與英法兩國討論此種計劃。後來因英政府對此本政與美，美政府亦不堅持。而僅於二月廿二日以國務卿名義致函上議院外交委員會外交組主任波拉議員堅持維護九國公約及非戰公約，並謂倘其他各國均採同樣步驟，則將來違背條約必可防止，而中國亦可恢復其既喪失之權利。及至三月十一日美國駐瑞士公使威爾遜向美外交部報告謂國聯大會已議決凡國聯之會員國，對於違反國聯盟約及非戰公約所造成之局面或簽訂之條約，斷不能予以承認。史汀遜接到此報告後即向世界宣佈謂：國聯此決議，可使國際公法及國際正義與世界秩序能有進展。

史汀遜之政策，頗得美國輿論之擁護，史氏本人為共和黨，但在「一九三二年六月美國民主黨及共和黨之競選政綱均大致擁護其對中日糾紛之政策。」

一九三二年三月九日「偽滿洲國」在長春舉行所謂典禮。國聯調查團對於此種

偽組織有如下之正確批評：

「……調查團曾搜集各方之證據認為事實上係數個因素造成「滿洲國」，惟其中最有力量之因素有二：其一，日本軍隊在東北之活動；其二，為日本文武官員之活動。倘無上列兩因素，吾人相信新國之組織，不致成立。因此之故，現在之組織不獨認為其實自發之獨立運動。」(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美國版第九五頁之譯文)

日本不願國際輿論及調查團報告書之批評，竟無恥的承認「偽滿洲國」，於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五日竟與「偽滿」簽訂承認其「獨立」之協定。史汀遜在其所著「遠東風雲」一書中(第一九七頁)謂：「調查團報告書乃於一九三二年九月四日在北平簽字，但在十月一日未送至國聯理事會以前，並未公布，而日本則於九月十五日正式承認「滿洲國」新政府。其用意當然在乎以快刀斬亂麻之手段，先造成「既成之事實」，然後作各種詭辯，及武力維持之辦法。」

在此種情形之下，美國對中日糾紛之態度，當然更焦急，於是美國外交官在日內瓦，倫敦，巴黎，華盛頓之間，更趨活躍，美國遂認為日本在東省行動之不合

理，其應聯合各國，用國際聯盟之組織，及非戰公約造成國際輿論，使日本文治派能防止日本軍人之橫暴，換言之，美國對一九一八「華盛頓」之政策，根據美國及國際之外交公文，可辨其作本文之結論：

美國對中日糾紛之外交政策，乃根據其一對外交政策之原則而定。查美國外交之基本原則，可約分為五：

(一) 在原則上，美國尊重其他各國人民及政府之權利；同願希望其他各國政府同樣尊重美國之利益；

(二) 對於國際貿易政策，則主張各國機會均等，並以一「最惠國」地位；

(三) 對於運用政治之方式，則不主張與他國同盟，同時亦反對侵略；

(四) 對於運用外交方法，則主張以和平方式說服他國，而不贊成以武力壓迫他國。

(五) 對於執行之方式，則願在可範圍內與他國合作。

根據上述之原則，就易於明瞭美國對「一九一八」事變之態度及方法之概況。

美國對非戰公約之會員國，故對於國際聯盟中日糾紛，其態度，美國難於過問。

美國對非戰公約會員國與國際合作，而其對中日事變，亦曾派員出席國際聯盟會議，及參加國際調查團，但依然保持美國政府之「獨立行動」。

美國及中日兩國均曾參加簽訂非戰公約，但該公約並未規定如違反該公約時，如何處分，又無任何一國有權執行該約。

因此，乃不過各簽字國一張共同宣言，是否能見諸實行，尚賴國際輿論之支持。美國對華政策，已在九國公約中表露清楚。因美國須維持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乃能享受商業均平之機會。

故美國不願對日糾紛之結果損害美國在華及在遠東整個之利益。又美國既為非戰公約簽字國之一，故為維持國際信用及美國本身利益計，更不願中日糾紛擴大。

雖然美國人大多同情我國，但亦不願得罪日本。且日本軍閥迭次擄獲美國人民在華之利益，美國雖有例抗議，但結果亦不過道歉，並賠款而已。

日本數次欺騙美國謂不致擴大「一九一八」事變，並稱對華並無領土野心，而美國雖並非不知其虛偽，但美國亦深信，倘美國態度過強，則甚易惹起日美兩國之嚴重糾紛。

是以在此種國際複雜矛盾情形之下，美國對中日糾紛之政策，祇有一面實際上與國際合作，一面仍保持其「中立」之獨立地位，以便運用其外交政策。

美國誠希望中日糾紛能早日結束，而美國不請委曲求全，屢次忍讓日本之污辱，冀能保持美國在遠東權利。雖然美國人士趨愛和平，但美國與日本在太平洋上之利益，根本互相水火，以美國有限之忍耐以應付日本無厭之要求，在此種狀況之下，能否長期保持下去，當視美日兩國政策之決定，及國際政局之演變，乃能決定。

偽滿的徵兵法

偽滿現府于民國卅年全國總動員廿九年九月頒佈之法令規定：
第一期徵徵的是十六歲至三十五歲第二期是由三十六歲至四十五歲不管殘廢或有病凡是適齡的，都徵。

文
藝

故鄉之戀

嘉陵

假若世界上要有荒涼而遼闊的地方。那麼，這個地方，豈不是那頂頂荒涼，頂頂遼闊的地方，但至少也是其中最出色的一個。

端木蕻良：大地的海

荒涼的國裏

的確，這裏可謂頂頂荒涼了！

千金寨是遼寧省撫順縣最繁榮的區域。雖然我們知道撫順，而不知道千金寨。但是占中國二分之一的產量，馳名世界的石油和煤礦，却就產在這裏。撫順的出名只是沾光，它不過是一個小城——一個滿街泥濘的小城而已。

千金寨雖然繁榮，却也有它悠久的荒涼歷史。如果在前推三四十年，這裏才三五人家。由父親的講話裏；知道祖父是滿清時代的官，祖母是貴族黃帶子。因之，有優先權在這裏割地。雖然不是跑馬佔地，總不過是東一劃西一量的造成今日繁榮的根基。

有時父親回憶過去的艱辛，教訓着我們兄弟：

「那時剛劃完地，蓋的草房，人家又少，又趕上三九天，凍得要死，外面凍得卡巴卡巴的。我同你母親圍着燒包米棒子的火盆。那天只剩一個大餅子，偏巧你堂兄來了，又分他半個，半個大餅子够誰吃的？」

說到這裏，如果正在吃飯，一定指着桌上的菜：

「四個菜，你們還挑挑檢檢的，那個時候，喝口熱水都不容易，你們真不知天多高，地多厚。」

我們問頭吃飯，父親喝了一口白乾酒；

「後來多虧你老娘（外祖母），叫牲口送來兩斗糯米，才救了我們。否則也有今日？你們知道創業之難？」

我剛一記事的時候，我就知道有一條東街，一條西街。因為東街是市中最熱鬧的地方，西街多半是住宅，父親公幹時一定上東街。所以有人找父親，我便不加思索的說一聲：「上東街吧！」東街到西街，差不多有兩個鄉場的距離，聯起這兩條街的，

只是幾家糧棧，因為糧棧吸收各堡子的大車，所以來往的大車和趕車的人，便造成東街和西街的聯繫。

有時到東街看野台子戲，回來，一定有更信背着我，每次看戲的時候哥哥們便不高興的不願意我去；

「我們不帶他去，走又走不動，還得叫人背。」

「這回我一定走，不用人背了。」

我總是不服，逞能的小視這距離。但是，事實的不可能，還是更信背着我回來。

戲在我模糊的記憶裏，有時是古城會，有是狸貓換太子。落子戲也有了，不過，父親不讓看，說落子戲不正氣。

這裏太寂寞了，除了幾次野台子戲外，終日在枯燥的世界裏。因此，祖父盛大的葬禮，熱鬧的不亞於野台子戲。我家雖然悲傷着家人的故去，他們却當着不可多得的熱鬧看。

祖母死，念着四台經。最出色的就是奉天（即瀋陽那時叫奉天）太清宮老道。這些老道們多抽大煙（俗稱鴉片），所以除了供他們素席外，還得預備大煙和煙具。那時我才五歲，跑到他們的下處（休息的地方）去，總看他們抽大煙，有時對我吹出一口煙。

「少爺！你聞，香不香？」

「有什麼香的，噲死人。」

「少爺，你還小，要知道常言說得好：抽口煙，上西天！」

高興得老道，張嘴露出黑牙。

「接三」，「放炮口」，他們念的經聲配合着笙管笛蕭，實在十二分的動人心魄，尤其是念到千聲佛時，真彷彿在佛國裏受到超度，他們的出名也真是名不虛傳。

老道們在下處，總是煙氣剛剛的躺在昏暗的房間裏。念經時

，他們可精神了！無怪乎他們說「抽口煙上西天」，足証老道念經的出名，和抽大煙是成正比的。

當時，抽大煙是一種榮耀。論闊氣都要以煙槍做比例。抽大煙的開始，叫福壽膏芙蓉膏，本來是治病，後來用它強精神。於是有人總日不離。有人起初自稱「要煙」，交際的時候應付應付，抽不抽兩可，起初還可以，後來却不成，於是要煙的變成了真正的癮士。

我家老輩的人，都是人手一槍。我們這輩的，從大堂兄開始

大堂兄抽煙，大伯父紛紛外高興。所以也時常對人誇獎：

「大少爺若不是抽煙，也不過像那小三一樣，胡跑亂跳，真是野孩子。」

大伯父一向討厭王家的小三子。

大堂兄結婚的時候，獎勵他老實，大伯父自己少操了不少的心。用於結婚的錢，恐怕比葬祖父的錢還要多呢！

當時也是癮極一時；普通結婚最好的席是海參席，大伯父不願意，以為太俗氣，改為翅子席。大門口爲了威嚴一點，拿着大伯父的片子，到衙門叫來八個馬便，分站大門的兩邊。

我家喜事早傳遍了，翅子席是主要的條件，更好的宣傳品。

喜期那一天，男客坐地桌，女客坐坑桌。當我穿着粉緞袍子，跑到女客的坑上時，還見他們偷肉丸子，往口袋裏裝，拿回家去給家裏的人嚐嚐。

姓牛的表姊拉着我一同走來走去，那時他是最美麗最令人羨慕的了。據說許多人求親都沒有答應，而他的裝束也是同一樣的粉緞袍子。

上禮的人由大門擠到二門，有從上邊來的——撫順東——有

從下邊來的——撫順西——上邊的人，有的穿靴，有的穿頭馬（靴子）。穿頭馬的和穿靴的不同，由外表上看；穿頭馬的比穿靴的更秀氣得多，在穿靴的房間裏，早上會見到許多的靴草，所以招待這一般人，靴草也得預備的。

瀋陽城裏來的是貴賓，由衣看和談吐看，都和穿頭馬穿靴的大不相同，他們說的不是：『馬打前失』，『二道嶺離走』，而是『與順西來了什麼貨』，『張家四叔又娶了一個小老婆』。

他們給我最深的印象，就是用尿盆。尿盆還是磁的。我一向夜間小便，一定由溫暖的被窩裏跳出來，到外面接觸大地，西北風。如今不出去了。記得對磁尿盆還有過很長時間的驚奇，夜中醒來，雖然沒有尿，也要故意的尿點出來。

『郭松齡反奉』，家中由老郭分居不久，奉天的貴賓們又一次到我家來。磁尿盆是不奇了，却又發現他到喝牛奶。『真怪得很，大大的人還要吃奶！』

盤懸在腦海裏，說不出所以然來。

其實他們喝牛奶，只不過是大煙抽得太多了，整天的躺在炕上，胃口養得嬌嬌的，只有拿牛奶保養，然後再抽大煙。

父親是抽大煙最利害的一個；一天抽一百煙土，在煙具上也特別的講究；煙槍桿是萬年蒿子的，兩頭鑲着玉石嘴，當中鑲着金蛤蟆，燈具的講究我始終未見過第二份。因此父親也結交了不少煙友。

我們過着優裕的生活，清閑的日子，大煙風行的場合裏，怎想到父親能够戒煙。

『五尺大漢急得爲他所困，說不抽就不抽。』關起房門來，

父親戒煙。

真的，父親有着東北人典型的性格，他以極克己堅忍的決心，竟忍了十年的大煙癮，達到我們有事情辦不到的時候，父親一定引他自己克己的事實，來教訓我們：

『天下事，沒有辦不到的，我抽十年大煙，一天抽一百煙土，不是忍了嗎？』

父親身體復原後，便建起住宅來，住宅的計劃：正房是五間，東西廂房各三間，外院也是各三間，後院是菜園和牲口圈，爲了謹慎，砌起一道牆，開着小角門。大院套四角有四座砲台，水輪珠，老洋砲，金勾，養統等等的大槍，每個砲台裏都有四五桿，父親完工後，高興的說着：

『有百八的紅鬃子，我們是不怕的』。

說起來；有井，有菜園，有米倉，有豬牛羊加上牢牢的大院套，圍起大門，可以安安靜靜的過起小天下來。

家裏的用人很多，廚房的夫，二師夫，趕車的，拿包的，鑼地的，打頭的，半拉子，此外還有一個更值。更值的事最多，有時他什麼都管，每天他總是早起，開開大門和後角門。父親便是第二個人起來，披好衣服，前前後後的照料一下，有時院中鋪滿了白的雪，落得二三尺厚，父親也會拿着掃帚，跟同更值一起打掃。冷靜的晨曦，紅日出現，也會逗引我們弟兄，拿着小條帚堆攏着院中白雪。

堆雪人嗎？是的，常常堆，堆得遠另有別緻，有時父親也幫着我們設計雪人的高和矮。

冬天冷啊！冷到最冷時候，傳言有人凍掉耳朵，至於早晨鬚子上，噓氣成了冰渣，或者鬚子變成雪白，這是最平常的事。

氣。

雖然我們有通熱器（火爐子），却總願意窩在清冷的氣氛裏。我記得在雪地裏常打滾，冰河裏也常捉魚，尤其是關東的哈斯鎮，他雖逃我手。我喜歡吃它，它的味道鮮不亞於黃河大鯉魚，它的養份也不次於一般的補品。

雪天就是我快樂的日子，大地的冰雪陶冶得有一種特有的性格，雖然有人說我傻，說我粗野。

我整日的在雪的懷抱裏，什麼都丟掉了，吃飯的時候，家裏叫更信來喊我，總是三番五次的，最後老更信扯着我，戀戀不捨的回到家去。

「看你凍得這臉紅，連飯都不想吃了。」

母親爲我捂着通紅的耳朵，攙着我，驅逐寒冷。

雪後的山野，最適於行獵。任憑是怎樣狡猾的狐狸，也逃不出爪痕的追蹤。父親喜歡打獵，用人都會打槍，攜帶着純潔的獵狗，這一支行獵隊，一切齊全。山前山後，嶺上嶺下，白雪閃閃着刺眼的金光，展開了人和獸的交戰。

沒有一次不是勝利的，山雞兔子和野豬等等的滿載而歸。不獨是大量準備過年，還要送給親友，城裏（瀋陽城）的親戚們嚐到了美味，也要念着這是我家送的。

這是一種運動，這是古人的游獵生活，久住在喧鬧城市的人們，不會追逐在這種場裏，也永不會捉摸到這種滋味。

愉快的日子

我可以忘掉任何的日子，我永不會忘掉東北的過舊年！
過舊年彷彿是這裏人們的生日，也彷彿是魯莽的聖誕節。

你想一年四季忙到頭，怎的不來高興，怎的不來喜歡喜歡，雖然有人怕年，說着「送信的臘八粥，要命的皂糖」，這只是還賬的前訊，不能減殺年的盛況。

「二十三皂王爺上天，二十四寫大字，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宰年肉，二十七宰年雞，二十八白面發，二十九走油（開始打牙祭）三十破頭。」

這是過年的歌謠，也就是過年的秩序表。殺豬和蒸饅饅都得三十以前辦完。尤其初一的飯食都要前一天做好，因為要減少爭奪，大年初一的規矩是不能動刀的。

肉和方臘饅饅，已經一缸一缸的盛滿了，竟等着在正月裏盡情的消耗。

三十這一天要貼紅對子，皂王對是：「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大門對：「向陽門前春常在，積善之家慶有餘」，表示着清白的門風。

貼外面的對子，天冷爐子不黏，還得用與身烘烘。剩下的小「福」字和「道有」字，小妹妹極極角落的任意亂貼，有時把「道有」貼倒了，她們還故意的辯白：「道有嗎？越倒越有啊！」

雖然是以歪就邪的心理作用，也是希望五穀滿倉的越道越有。星星出來了，開始燒包袱，表示着活人過年也追念到先人，父親迎着西方肅立着，以懷念先祖的語氣，說着：

「過年了！給諸位老人家燒紙來了！」

1 雖然迷信，由父親竭誠的態度裏，反映着對先祖感念之深。其實每年的三十，很少見到星星，黑咕隆咚的，平原上河着朔風，刺耳的縱橫在大地，嶄新的過年棉袍子，抵擋不住，使你

徹有寒戰！

這時東鄰西舍的門前，不斷的出現紅火團，同樣的為鬼的世界，焚燒着人們以為有用的燒紙。

外面是一個世界，裏面又是一個世界。

屋裏燈火輝煌，祖先台上，福壽大紅燈放着香火，東屋西屋一樣的通亮，就是那成年不點燈的磨房，也點起小紅燈來，為的是見見亮，一年來光明光明。

衣服都穿得整整齊齊的，所有的人領到堂屋裏，共同拜着祖先，彼此辭歲。腰包裏便滿滿的裝了壓歲錢，見到我就被我逗得格格笑的小妹妹，也板着面孔向我辭歲。我也給他一塊壓歲錢。

家法沒有了，長幼的規矩，主僕的分別，這時完全打開，院中的大鼓配合着鐵鑼齊鳴，一直的打到初五初六。

緊跟一件大事，就是吃元寶。元寶雖然就是水餃，此時此地不能叫水餃了。元寶裏有的放銅大錢，有的包着紅棗，吃得銅大錢的元寶，今年一定發大財。吃得紅棗的元寶，一定樣樣的先人家一頭，婦人吃了早生貴子。沒媳婦的老爺們吃了一定早得好看的媳婦。假如是一位沒出門的大閨女，一定早得有錢的女婿。這個說法如果還不靈，可以動動童油瓶，那麼一定可以動婚（輩）了！

三更的時候，開始接神，響起大串的鞭炮，與其說接皇王爺，不如說給熬夜的人們振振精神。

接神過後，又是一頓元寶，人們吃得飽飽的，誰也不來動筷。以我自己說，每年吃餃子是最少的一個。平常最好的「嚼鍋」（牙祭），却不被人注意了！

精神經過一陣興奮，臨神沒趣的走了，各個角落裏，燈火照耀，人們高興的情緒達到了最高潮。

玩起來：「頂牛」，「推牌九」，「看紙牌」，東屋一夥，西屋裏也有一堆，有的南坑，也有的北坑。哥哥輸光了，任憑嫂子怎樣節省，也會拿出自己的體息（私錢）。小弟弟小嗎？給給嫂子的也不能餘賤。

用人們也有他們的集團，下房裏熱鬧得如賭場，有會吹喇叭的，院子裏合着大鼓點，吹着秧歌調。撒腳的老更信也會扭上兩扭，勾引得推牌九的人們，出來加入他們的行列。

「笛地搭，笛地搭，笛笛笛笛地搭，笛地搭地搭地搭，笛地搭，笛地搭，笛地搭……」

「路誇，路誇，路路誇，路路誇路路，路誇，誇，誇，」大鼓和鐵鑼也來湊趣的叫起來。

在笛地搭的過門裏，便是一扭，老更信耍着長桿旱煙袋，拱着肩，縮着頭，一雙新上脚的棉老完在方磚上，忽前忽後的扭着，扭得滿院大笑。寬闊的天井充滿了喜氣，小妹妹們站在屋裏坑上。高興得拍着窗戶。

笛地搭的小調，來源很久，雖然是反復的奏，還有它動人的魅力。三十的夜和往日的夜一樣，只是這個夜却熱鬧得震天。

雖然年的過法不同，但是却有不同的妙處，雖然各地都可以過年，却總願意在故鄉裏過年，這，這是不不可多得的！

七九河開，八九雁來，開春的時候，銀色的天地漸漸消失，穿起綠裝來。

開凍啦！開化啦，莊稼人活躍在田裏，翻土，上耩，耩耩，夏耘，秋收，冬藏。週而復始的四季，不斷地循環。

春夏之交，一望無垠的大地裏。碧綠彷彿有布上的圖案，規則的高條直線。望阿！無邊地大地鋪不住眼睛。可以見到的；只是一團一團的綠叢，這裏就是莊稼人的安身所在。

成羣的雁人字形掠過高空。白鷗鳥任意的往還，忽高忽低的，因為這是它們的世界，什麼危險都沒有，只有它的高興和喜歡。

風來了，吹倒綠草，綠草西一擺，一扁頭，躲東風。

這裏沒有塞上的狂風，捲着沙土。更不像廣西的石頭山，孤巴巴的沒有一根毛。這裏像那裏呢？這裏像這裏！四川。

大地裏，有着人類的和平，自然的快樂。這是什麼人都不會異議的，但是，和平的福地，快樂的莊園，竟會遭到意外的遭遇！

煙塵中生活

我最初的記憶，我有一個最大的願望，就是到日本車站和日本公園去玩。當我每一提到這個願望時，父親便以極氣憤的話說：

『去了一個大鼻子，又來了一個小鼻子，簡直一年不如一年。』

眼睛瞪着我

『那個地方是我們去的嗎？人家是人，我們不是人。』

雖然是父親氣憤無比的言語，終阻止不住我新的希望，吵鬧的一定要法，但是去之前，父親便要再三的叮囑着，不准亂跑，以至於回來後，還要告訴我：

你沒有看見嗎？就是那個穿黑衣服的鬼子，正在打人，你不

要鬧，鬼子老子要打死你。

當時的日本車站，只不過是幾十家日本洋房。日本公園也不過有些花草狼狽而已。但是我們對這種新奇，已經是唯一無二的了！

本來日俄戰後，南滿鐵路，已由俄國讓給日本，撫順是南滿路的支線，當然也是其中之一。因為俄國出讓不久，對於這種新的變換，父親有着無比的恨怨。

恨怨來了，生活的自由日復一日的減少，我們的日子走着下坡，王公似的壁壘為之打破了！

自從日本接收南滿路後，當地的空氣，就變成了（土語）起來。任憑是午間或者早晨，這裏的空氣，總是帶着極重的煙塵。工廠的煙筒整口的吐着濃煙，逼迫得居住在這裏的人們，都少穿白色衣服。如果不相信的穿上白色衣服，不到半天的功夫，要變成灰色。以鼻孔說：兩天不洗臉，一定是黑的，連家雀的顏色都與別地的不相同。

有人以為千金寨是一個坑，有人類想千金寨。

『為人不到千金寨，到了千金寨，就把備蓋賣，新的換舊的，舊的換銀袋。』

因為來這裏的人，多半是煤礦工人。論日計薪，以力氣換錢，當然不能長久，只有跟同年歲的衰老，一天不如一天！

最初煤礦在西南，由西南挖到東南東北，目前轉到了西北，這著名世界的大煤坑——當地人叫『大揭蓋』，日本人叫『露天掘』——站在坑邊，俯視成千成萬的工人，如螞蟻一般，爬來爬去，搬運着煤炭，換取幾角的工錢。

四圍全挖到了，連市區的下面也掏得一乾二淨。好好的一間

市房，突然的崩塌。尤其炸燬的砲聲，震得各處空空的震動。一天無次數的震動聲，父親的氣憤也跟着增減：

「鬼子的心太恨，簡直要活活死我們。」

也有勸父親搬到瀋陽，可是，故土難離，一手創出來的事業，怎能輕易的割捨。父親一定要永遠的在這裏，永遠的不離開故土。

終於父親死在鬼子之手，父親的墳墓上籠罩着黑暗的煙雲。

鬼子初來的時候，打死礦工，地方還可以交涉，發給恤金。但是，這已不可多得的了！領恤金的人是礦工中的天之驕子。苦工中的幸運兒！

工人日漸的加多，地方却成反比的越發無力，連縣政府的所在地都挖沉而被迫遷移。

這樣的一年又一年，千金家依舊，撫順還在瀋陽的東南。人們的生活日加困難，鬼子們却高興得了不得。新建的製油工廠，榨油的機器震蕩了全境。雖然是過年的鑼鼓聲音大，終敵不過機器的山響。機器獸性發作，它要震得你頭疼，夜裏會衝破了你的好夢！

十歲的那一年，叔父入了瀋陽的東北大學，也慫恿着父親合我到瀋陽讀書。一向生活在一起的大家庭，老人們放子女出來是不十分容易的。終於叔父力主，我獲得到另一個世界的生活上入了瀋陽的第一小學。

臨離家的時候，父親母親送我走出大門，父親眼盼盼的說着：「小燕飛了！飛出窩了！」

這本是一時戀戀之語。那知道，如今小燕成長，飛了十幾年，小燕的力量小，居然也飛過了長白山。越過了黃河。長江的上

下也有了牠飛行的蹤跡。

瀋陽城有一種生氣，雖然也有日本站，却不像家裏那樣的氣鬱凌人。城裏面所有見到的，都有欣欣向榮的樣子，也不像家裏面那樣的處處被人家控制。

寬闊的中街，熱鬧得非常，許多的莊稼人，踮腳在鐘樓和鼓樓。他們開了眼的見到這樣的市面，裕元公首飾樓的商標會動的壽星老，笑哈哈的捧着大壽桃送來送去。更是初到這裏的人一大奇聞。

屯老二的我高興透啦！小眼睛看花了，新房裏有無限的輕鬆，每一個東西我都覺得十二分的親熱，我立在吉順絲房樓上，彷彿是一個巨人矗立在高山之巔，低頭望着熱鬧的人海。

我看見飛機了，一架飛機經過冬日的陽光，黑影兒吻過白雲，我太奇怪了，我以為這是神仙！

放假裏，我到叔父那裏去，北陵的東北大學我極榮幸的有過一段生活。提到了東北大學，我想起這是中國最完備最堂皇的一個最高學府。

北陵是清朝的皇陵。遠看青色一片，在綠叢中望見一幢一幢的黃琉璃瓦樓角，陵的四圍有着可人的山水，龐大和富麗造成了瀋陽的著名名勝。

春天裏，北陵的遊人不下於北平的萬壽山。也不弱於南國的西湖。如果對四川的南溫泉和北溫泉是陪都的遊覽地。恐怕不如北陵的一角——一個小角。

這個環境裏，產生了東北大學。有完善的新式校舍，有豐富的各國圖書，省府以大筆經費來灌溉着，栽培為社會謀福利的要員。

我參加過他們的畢業典禮，畢業生穿着肥大的禮服，唱着禮砲，看多會長也來參加，每一個畢業生在莊嚴的儀式中，他們高興得拉着文憑發笑。

這東最大的運動場，看台上他們拍着合像，黑壓壓的配合着看台的曲線。

我住在這裏忘掉了伏假的結束。叔父的好朋友不曉得廟廬子的，當領我在運動場裏打球，大食堂裏也吃過兩元奉票一圓的絲餅。小孩子啊！捨不得離開了，外祖母接我回去的時候我還大哭了一天。

撫順是我的故鄉。瀋陽是我可愛的寄居地。我到過中韓交界的三言。我跑過最北面的滿洲里。這裏太大了！十幾年中我只有過幾個小地方，生長的故鄉裏反有說不出的生疏。

我也曾有過到吉林挖人參的打算，找甜皮的計劃，我喜歡吃松花江的餛飩，我願意啃硬皮棒子，這裏大地陶冶我，自然孕育我，這本是輕而易舉的，那想到遼河口捲起了風浪，我絕了所有的希望，小小的別了可愛的故園！

十一年中，他們怎麼樣了？會不會念着小燕呢？這一切……不敢想了！

炮響了！

夜間十一點十五分，「咚」砲響。

咚咚咚，咚咚咚。

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

達達達，咚咚達達……

……

在瀋陽兩年的寄居生活裏，每天早上總是外祖母喊我起來：「曉兒！天亮了，起來吧！」

這一天的早晨，天氣清涼。玻璃窗上有些微微露痕。外祖母整理着窗簾，還向窗外望着北面的城牆。

「曉兒！你看，那是不是日本守備隊，」外祖母眼神不好。

「是的，有很多呢！都拿着槍，槍上還有刀呢！」我一邊披

着芝蔴布的小學制服，一面把所見到的事實告訴外祖母。

「哎呀！鬼子守備隊怎麼進城啦呢！」

外祖母套上花鏡凝視着北窗外的城牆上。

「不好！一定有事，八成又是戒嚴，快出去詢問房東！」

外祖母命令着我，我馬上跑到前院。

左隣王大爺正跟房東說話：

「會長，方才的電報既然說日本進兵，會長可否出去維持維持，免得發生靈塗炭。」

左隣王大爺是房東的棋友，他們倆是最莫逆的了。有時一天

走不完一盤象棋。有說有笑的，那個不知道這是老知己。

因為房東是商會會長。所以王大爺今日板着面孔，語沉沉的

希望會長出頭。借着會長的地位，保護小地的安寧。

往日我去看他們下棋，一定要拉着我的手，摸着我的頭。有時王大爺還着我說：

「曉兒！你看王大爺的馬被殺吃了，你說怎麼辦？」

「拿炮打」。小手指一擡：「走這一個」。

碰巧了，王大爺便聽我的：「好！就去這個」，亂竄亂跳的

我，小眼睛張閉的常常守着他們。

今天不然了，他們彷彿沒有看見我，袖們拋棄了小棋友，往

腐

爛

徐盈

淪陷區的故事

陽歷年一年不如一年，天黑後四方寂靜，家家缺錢，爆竹聲索然無門，只有不斷的狗叫，偶然地遞出一兩響冬防的槍聲。

魏立華算了一天的賬，沒有到天黑便睡下了，半夜裏忽然有人急急地打門，他慌慌張張坐起來，喊着夥計們準備傢伙，提防歹人來「明火」，可是老門房跟着發來一件印着商會大字信封的信件，他急急忙忙地折開來，將煤油燈放亮些，那一張薄薄的信紙上寫着：

立公世兄：

弟已從衛返城，心有要事，必須面陳，請速坐弟派去包車來此一敘，共渡除夕，餘候面罄。

弟 黃綠梅再拜

魏立華滿心不高興地把這張紙條圍成一團攔在手裏，要拋到紙簍裏去。但他又忽然心回意轉打開來，再展讀一遍。心裏在踟躕不決，究竟是去或是不去。他這次回到城裏，偏偏遇到多少事情都不順手。他滿腹灰心，幾乎沒有勇氣再把這職業混下去，他天天關起門來清理賬目，想到必要時候，不管日本人准不准歇業，他都要把這生意收束起來，搬到鄉下去住，再也不在生意場中廝混了。這時候他在想：

「黃會長的要事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連連打着哈欠，懶懶地穿着衣服。他始終是個規規矩矩的商人，從不敢得罪任何的一面。雖然他也有些小機智，但這機智只能幫助他們做點潤滑，他知道黃會長是個有名的地頭蛇，向例在冀東政府裏走出進，如今又從衛裏鬼鬼祟祟地趕回來，而且還帶着私人的債款，更不敢

得罪他，只好硬着頭皮，穿好衣服，在冷盥的水裏洗了把臉，然後匆匆忙忙地出了門房，看着門房老吳還操着馬燈在院裏等候着他出來。

「會長的包車好開氣呀！」老吳讚美說：「二掌櫃說不定要高升了……」

料峭的北風吹得衣服有些單薄了，魏立華上了會長的包車，身上披着一件薄氈子，腳踏板旁是兩顆暗眼似的電石燈，放出刺目的光芒，這時候小城裏安靜得很，而且沒有一絲兒除夕氣象，燈光除了賭攤子幾乎完全沒有了，只有閃閃星光照映着這個死城。魏立華本是一潭平靜死水似的心情，如今却掀起了不少的波濤。他想去猜測不透究竟是什麼事情值得這樣急迫，甚至於派了他自己的包月車來迎接。

「一定不是小事，一定不是閒事……」

他猜不透這個謎。包月車在那不平

整的土路上走着，那路被來來往往的大車輾得起了兩條深地溝溝，轉到幾條小巷，那小巷窄得就僅容那一輛包車通過，幸而夜間沒有任何障礙物。只有幾條不識相的懶狗追着車子嗚嗚叫。小巷裏，只有安步當車比什麼都安適，這極慢的道路使用包月車，除了炫耀以外，其實並不是得舒適。

「黃會長在那裏等？」魏立華問。

「特一號！」車夫答。

「那個特一號？」

「那是新修的，徐矮子的老房子，你老沒有到過嗎？」

「那不是日本的？」他知道原本是個特殊地方。

「可不是日本的小公館。」

這樣說來魏立華知道上當了，他將要在大年三十進日本軍人的高等妓院，徐子卿那個小矮子，曾在他父親手下聽差過。如今鬍子也有些花白了，沒事他們從來不見面。車到了魏立華並不認識的地方停着了，他知道近幾年來東洋人在城裏改造了不少房子，這是一所新廈，有新油漆好的巨大車門，可以祇兩部汽車同時進出。天太晚了，衛兵也在崗上坐着睡熟了。車夫

到了這裏大門也開了，事，燈光突然湧出來，顯得格外輝煌，但，彷彿有一種膩膩地戲謔聲音也刺到耳來。

包月車一直拉進大門又關地緊緊地，像是怕把一切洩露到外面似的。他站在那裏，等着車夫告訴聽差，祇他到裏面去報告，那聽差便上了階台，到大客廳裏去。

沒有半分鐘，黃會長的聲音透出來，

「混蛋，請！請！請！」

大客廳的風門開了，商會會長用痰音喊着，就搖擺着胖大的身體出來了。魏立華立刻看出那扇風門內牌打得正歡，媚柔的聲音裏還雜着硬性的呼喊，有個刺耳的中國話聽着非常熟悉。這裏每個小房內似乎都有日本人在玩耍。到處是嘈雜。

哥！一哥兒冷哥兒！哥！一哥兒冷哥兒！

「七八一十五！」

笑着揮牌。

「胡了嗎？」

有人問

「沒有。」

「再吃一張！」

「碰」，揮牌聲「完事」

「十胡，」

「一百胡，」

「軍票二十塊六角！」

「記上，」

魏立華趕走兩步，來迎接黃大胖子的肥手，那肥手溫暖肥白，握起來似乎份外親切，他哈哈兩聲，便仍用痰音接着認道：

「老弟你來了，那好極了，那好極了。」

「我怎敢不來」魏立華陪着笑臉說，

「我不知道會長有什麼要緊的事？」

黃大胖表情特別親切和殷勤，為平日所未有。魏立華除了公事以外，私下很少和這位大人物接頭，這時候，他來被接待在滿面春風裏，完全是招待一個老朋友，私心裏更是驚訝不已。

「沒有什麼」，黃大胖滿臉堆笑說，

「你來就好，你來就好！」

「我想——」

喧鬧的聲音，繼續向外傳播。

「我想這裏亂，我們到個清靜房間！」

這所大四合院的四面房子的燈都在亮着，繁囂異常，黃大胖拉着魏立華便進了右廂房，上有賬房二字，魏立華只覺頭的反感却又在一點一點地增加着，他直覺的

對這些現象都感到不滿，可是他却也說不出究竟是爲了什麼。老魏家產業是正在走着下坡路，皮貨店歇了，糧食舖也是半開着門，賣些補助牌鞋子渡日，山溝裏的果子也是眼看着爛下去沒有買主，這幾年他自信沒有大笑過，因爲找不出真正高興的理由。他怕看到別人的歡笑，從家到國都找不出理由來歡笑，他從心裏對於一張張地笑臉起了惡厭，他深知他不是這一羣人中間的一份子，過去他沒有參加過，將來也不會，現在只有敷衍下去。

「會長在辦公」，魏立華在想脫身之策，「要不明天我到商會裏去談，應當去賀年的。」

「不必，不必，」黃大胖哈哈地笑着說，「我是夜裏有空，夜裏才辦公，哈哈，子卿，你不是白天睡覺夜裏辦公的嗎？」

在廂房裏，迎門便是一間大炕，有個瘦小的矮人正在那裏吸鴉片煙，進院便是大煙味，這裏滿房中都是煙氣，那炕上的人聽到黃會長說，忙吞吞吐吐地答道：

「來，來，來，會長會管這真是雲土，日本人用飛機運來的！」

「我不用，老弟，屋裏坐！」

正廳裏牌聲稍稍沉寂了些了，但那裏又突然起了小調聲音，淫蕩的笑，一個熟悉的笑音，正在用口語狂喊。「真好嗎，我還要吃他一口！」大家哄笑着。

「呷，」那烟鬼驚訝地叫道，「二掌櫃你怎麼也到這裏來了，不怕老太爺！」

魏立華沒應一聲，他也認識這個瘦成柴一般的鴉片煙鬼，曾經在城隍廟裏還見過一次，這是父輩的人物徐子卿當年跑口外的好漢，人雖然乾枯，但聲音却甚洪大。有面對風沙喊牲口的丹田音響。他又在對黃會長說了：

「會長你的精神真好，我真佩服，我過足了癮，再去跟大烏鴉一陣，真真豈有此理，真真！」

「算了，算了……」黃大胖又笑哈哈起來。

「我不能忍這口氣」徐子卿偷眼看看魏立華，嘴裏却說：「我的燒煙丫頭都被搶去了，這句話我早晚要說出來，真真豈有此理……」

「再說再說吧。」

魏立華看着黃會長向着徐子卿使個眼色，那個半截身子被埋在裏地裏的人便頹然又倒在枕頭上，呼呼地又燒起煙來。他

很機警地猜出，這中間一定有些內幕，但是他不便過問，索興隨着黃大胖到了套間裏，看他做些什麼把戲。

這套間裏和外邊一樣也是當門一張大炕。炕前有方桌和太師椅，是任家的樣子。桌上鋪着漆布，上面放着東洋瓷茶杯茶碗，裏面都有喝剩了的茶水。魏立華被扯坐在炕上，燈在昏黃的照着，這情景使他感到空前未有的窒息。

「老弟」，黃大胖又笑着說「你看到這幾天的報吧！」

「報，少看，盛京時報到是訂了一份。」盛京時報是派定的，預先收費一年，當憲兵伴着收賬時，沒人敢不付。

「時局真是——年不像年。這怎麼說——」

黃大胖會長不笑了，面色嚴重起來，輕輕地說

「老弟你說可怎樣好？」

「我們商人不開時事的。」

魏立華支吾着說：

「會長知道有個王靜齋嗎？」

「哪王靜齋？」——啊，胖王，是的，老朋友，他是吃高麗飯的，在棒子手底下……」

徐子卿坐在屋裏大聲咳嗽正廳裏的小
德爾西德爾西影看眼便低聲說下去：

「聽時務者爲俊傑，這是你老弟早就知道的，我是剛剛從那一方面來的，他們有一點點意思，就是咱們要爭，非在地方上預備好幾個人，將來也好要價還價。這自然是自己的話，對外自然不便說，他們想來想去就想到你們老太爺，留學日本，地方有名，又有事業——」

「家父不出山三十年了……」

「當然，這些年他都不出山，可是今天不同了，識時務者爲俊傑而且，這是他們找老爺子，不知咱們去求他，身份高得多，而且爲了地方，我們不能受外人的氣，我就是爲了這件事請你商量，你想想吧。」

「謝謝會長的照應。」

「這用不着，我的意思是請你回去問問老人家，說東洋人保他作農林局長，請他出山……」

「我不敢去說。」

「笑話，你這麼孝子我不信，這難道會氣死的嗎，依我看，這是一件喜事，老人家就算是有點牛性子，可是爲人子的先

要笑得心花怒放，你想是不是？」

魏立華沉息地聽着，皺着眉頭看黃大胖會長的一幅小人而孔，已表現夠了極點。他那胖大的身體有意地作出神拙笨的嫵媚，欠着半身，厚厚的嘴唇裏吐出了痰音。喉嚨裏時時放出了不消化的臭氣，刺入鼻孔，古銅色的棉袍子塗着斑斑的油膩紛紛地散放着銅臭氣息。他把那隻肥手，有主義地反覆擺動，用來加重他的語氣，那胖胡蘿黃似的手指頭微微地彈着，像是輕輕叩着被說服者的心房。魏立華猜想這位會長一定是某方面誇下海口，或者這也許，就是他這以後榮祿的起點，他自己已跳下泥塘去，但知還非娶抽着別一羣清白人和他一齊下水不可。跳下去的人越多，他的地位自然也越高。而這時，他的企圖是先要說服了兒子，才能使兒子去說服老人去。爲了這是一本永遠算不清的賬，他只好先敷衍地答應着說道：

「我去對他說——不過，」

「你去說就對了，哈哈。」

「不過——」

「老弟，看開了吧。一恍就是百年！」

黃大胖張開了嘴，長長地打了個哈欠，

眼睛睜得更小，而臉上的笑紋却展長了。

他深信魏立華這個未曾經過多少事故的年青小商人，已經被說得心服口服。東洋人爲什麼重視老頭，他却未能瞭解，他未嘗不含有些須嫉妬。但是他深知魏福清決不是他的敵人，假如說東洋人是要把他捧出作一塊金字招牌，他又何嘗不是什麼也利用他來作個擋箭牌。以後有人罵漢奸，魏福清也不能再單獨乾淨，可是在實際上，魏福清既是從來與任何方面有來往，那麼出山以後，也是非要聽他調度不可，這個金黃色的未來夢想，使他的心頭暢快非常。他在裏上拿那水煙袋，燃着火，咕嚕咕嚕地抽起來，一邊說一邊抽，不多時候，滿地都是煙屎。

「好的，老弟，你去說你的，我也還要派人去看他去，我對老前輩還敢有架子，哈哈……」

「不過三十年了……」

這時候徐子卿，從外面搖搖擺擺地進套間來了，開口露出煙牙玩笑地問：

「什麼大買賣這樣難成交，三十年四

十年的我能聽聽嗎？」

「你在外邊什麼聽不見啊。我不瞞你，別裝傻了……」

「胖子，」徐子卿跟着說，「不是我說油氣話，我看這件事二掌櫃也難得隨便作主。魏老太爺的幾根硬骨頭，我姓徐的佩服。自然，到了那時說那一時，可是也別傷了自已人的和氣，胖子你看我够朋友。我倒是想討這差使——」

「你去再好沒有，」黃大胖鼓掌讚美，「可別癱死在道上，讓俱樂部裏少一個活寶，使大島管娘們的工作也找不着替工……」

「這是從你嘴裏說的，」徐子卿也在笑罵，「真豈有此理……」

「我說了又怎麼樣？……」

「——小商人不敢。」
當他們在打趣時候，魏立華的耳裏裏很感地在笑聲中又聽到女人的哭聲。他的心頭是在壓着一塊沉重的石頭，他猜不出這是什麼地方，一方面燈光輝煌，繼續呻吟，似乎是地獄，昇層塔，他懷疑莫非是夢嗎？他自覺實在不應當到這環境裏來。他拭了拭發澀的眼睛，這是現實，並非夢境。爲了證實是現實，好像有個嚶嚶哭聲，更加重地透進耳膜來。

「我不會冤枉你，」黃大胖也側着耳朵在聽，「你這不是你那角兒在發脾氣，這就是憑據。」

「會長要請點陰德，」徐子卿忙分辯道，「那哭的是洪天德當舖當死的小姑娘，

坂本當舖接過來送給大島班長，小商可沒有胆子——」

「到了你這勾欄院，早晚都是你的人。」

「老天不負罪，真豈有此理……」

「我這要找證據嗎？」

「會長！」

屋外雨來了，茶役來催請，說是大島班長請會長去看洪天德當舖當來的姑娘，黃大胖於是立起身來說道：

「我的話也說的差不多了，老弟你說我也都懂就是這麼辦吧，不能再推諉。不是我說句過火的話，如果你們老太爺死心，說不定貴府全家都不能安全，咱們全家也就更難維持了，我就一句話爲的大家好，一縣好，你明天下鄉吧，我跟着請子卿也辛苦一趟……」

黃大胖斬釘截鐵地說完便走了，套間裏只剩了魏立華和徐子卿，對看了半天說不出話來，魏立華打了個哈欠說道：

「我走了——」我好像聞着有些腐爛的臭氣——」

「不多坐一坐嗎？二掌櫃？笑話，那有臭氣？……」

「我多一刻也不想坐，」魏立華憤然地說，「這後你們請我再也不會來了。」

二掌櫃，你這句話說得好——這裏是個腐爛的窟窿，中國人在這裏裏腐爛不要緊，日本人也來在這裏裏腐爛了，你這有志氣的人，是會聞到臭氣的，我明白，我明

白，我們可是永遠聞不到了……」

徐子卿說到這裏嘆了口氣，便笑起來了，這是一個爛鬼的真心的笑，這笑聲是魏立華愕然了，他猜不透徐子卿嘴裏會說這樣的一套話，這是有深心的人的深心設計，「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黃大胖的跳和徐子卿的跳恰好相反，徐子卿自己腐化了，要使日本軍人都走上腐化之路，這是苦肉計，這是苦肉行爲，魏立華不能不對徐子卿致敬了。

你怎麼，怎麼，真的嗎？真的嗎！……」魏立華想說是苦肉計，可是他沒有說。

「你們一家對我認不清，我願意到你家去一趟去看看老太爺說明說明。」

「那我就在家等了……」

「那我一定——」

魏立華辭別了徐子卿又被黃包車拉着送回稻店裏來。這時候夜更深了，他坐在車上感到自己真是在三十晚上作了一個夢，有人在拖中國人下去，有人又在拖日本人下水，這對比太強烈了，想不到小城裏居然這麼複雜。

到了稻店，魏立華下了車，背給車夫一塊車票，並叫他轉告會長說：

「替我向會長道謝：明天不能到商會給會長拜年了。」

跟着他長地嘆了口氣，再委曲也還是裏生活下去的。希望是不會死的，向着西方遙望，過了一年再盼一年吧。

敵 偽
動 態

偽滿的監察制度

王 珏

偽滿的監察制度，事變當初，大體上仍和中國相同，立法，行政、司法三權之外，監察權獨立，即立法院（未成立前以參議院代之）國務院，法院之外，設置監察院，由該院執政、掌管監察審計之事。初代院長為于忠漢，其次羅振玉繼任時，因其勢威權限強大，每每牽制了國務院的行政權，日本鑒於有害其對偽國務院之進行，監察院遂遭受廢止的運命，後來雖感覺得有監察的必要，也不再設獨立的監察院了，改為由國務總理大臣特命的國務院特任官為特命監察使，對特別指定的官署執行綜合監察，此外以總務廳次長為總務廳監察使，以下有各部監察使，省監察使，市監察使，警察廳監察使等綜合監察，以及用口頭書面報告的一部監察，茲就特命監察使說明一下，其餘可以推想。

新監察令在康德六年公佈，當時星野總務長官為特命監察使，執行奉天省奉天市奉天警察廳的綜合監察，昭和十五年，武部總務長官為特命監察使，執行濱江省哈爾濱市的綜合監察，可以說總務長官就是特命監察使，其輔佐官及隨員有六七十人之多，在當地約有十二三天，各方面都要詳細的觀察，輔佐官，是國務院高等官及認有必要時官吏以外之適任者中，隨員，是國務院委任官中，由國務總理大臣任命委派；所謂官吏以外之適任者，在奉天的綜合觀察的時候，僅有協和會中央本部總務部長及實踐科長二人，其餘六十六人，總務廳次長，各部次長以下簡任官十一

人，委任官三十六人，委任官十八人，而總務廳二十九人，各部三十七人，共分八班，綜合班，庶務班，財務班，警務班，民生班，產業班，經濟班，交通班，分別的監察。

監察怎樣去執行呢？我們只要看他的監察令第二條以下就可明白的。

第二條

監察是依照建國之本義、及國策之趣旨，監查督察官公署之施政及綱紀之狀況，並依法受政府監督關與遂行國策的特殊公司其他國務總理指定之特殊團體之業務的狀況，以資綱紀之肅正、國策之振興為目的。

第三條

監察宜嚴正公平精到的確實施之，不可偏頗放漫。

第四條

監察以懇切為宗旨，不徒側重於非違之摘發，宜努力於人才之發見、善行之表彰，對特殊團體之監察，宜注重業務之督勵、防止其創意及活動之機能的萎縮沈滯。

第五條

對官公署之監察，依左記事項行之。

- 一 建國精神之體得及實踐之狀況。
- 二 政務之計劃及實施之狀況。
- 三 法規及命令之周知徹底及運用服行之狀況。
- 四 行政處分其他事務處理之適否及其能率之良否。
- 五 民衆處遇及民心把握之狀況。

六人事實及數額訓練之狀況。

七預算之編成及運用之狀況。

八職員之服紀律監督及統制之狀況。

九職員之非違超權或怠慢之有無。

十職員之配置及事務分配之適否。

十一部內之體制及與關係機關之聯絡協調與否。

十二適合其他物的施設之整備物品之保管及簿冊之整理狀況。

十三前項之外認為必要之事項。

我們看第五條的八、九項爲人事監察外，其他直接的不能稱之爲人事監察，這新的監察制度和專使官的監察院的不同點，所以在滿清監察制一發便要講中曾說：「一應以綜合監察爲主，綜合監察並非僅指監察專責者一人，當各部之首腦者，均爲中心，糾合當時指揮監督之責任者行之，故設置監察院的監察制度，且求綜合監察之嚴密化，併設特命監察使的監察制度，同時，使監察專責者以及其他補足之，履行一部監察，以使監察無所遺漏，」爲刷新之指示，並且

「爲順應上下內外情勢之推移，振作我管轄行國策之官民諸機關之綱紀，適宜其運籌，增進其修奉，乃目前之急務，基於行政機關之自肅自勵精神，一宜擴充整備對中央及地方官公署之監察機構，使其運籌合理的且綜合的，一面對公同色彩濃厚之特殊公司其他民間團體，基於主管官署之監督權，側重業務之督勵，配合其特殊生命，確定適切之監察制度，以資國勢之躍進，及國防體制之強化，一爲方針，

這種國務院中的行政事務的綜合監察制度，可以說是效法明

治時代的綜合監察制度，略參酌我國隋朝的監察御史府朝的都察院的制度而現代化的，在沂衛高唱新體制時，爲了配合所謂「官界新體制」，創設內閣人事廳時，一時很有人主張也採取此種制度。

原來，日本現在除警視廳、鐵道省、有監察制度外，內務監察官時設時廢，不過明治十六年曾有一度和今日備滿相似的監察制度，當時的參事院副參議長田中不二磨，參事院首席議員山尾庸三，元老院議員植村正南，渡邊清，關口隆吉五人爲地方巡察使，故大森鍾一，周布公平，和現在的金子監太郎，爲隨員，收到相當的效果，在爾布憲法前真是一大革命。

不過在明治十五年就有元老院議員河田景典，河瀬真孝，參事院議員安場保和，渡邊昇爲民憤視察使，曾巡回全國，而所謂地方巡察使條規者，則在明治十六年四月七日太政官達第十八號所公佈，直至明治二十二年才由勅令第三十九號取消，制度雖有七年，實際的實施僅明治十六年一年罷了，因爲當時的府知事縣令等，都是有如封建諸侯的威勢，自信，極力反對，以致未能實行，明治十六年十二月內閣變動，山縣有朋爲內務大臣，專心於地方制度的準備，這新進的內務省的努力，不高與元老院，參事院議員的地方巡察的結果也未可知，而明治十四年頒發開設國會詔書，明治十八年成立內閣制度，在此中間，議會的勢力尚無，明治十六年爲了彈壓民權運動，濰蘭官僚政府才大規模的派地方巡察使，巡察全國各地，實行綜合監察，其意義頗大，筆者特別提出此點，用以供研究東北問題之同志的參考。

三十一、十二、十七、

於中央組織部

偽滿情況點滴

〔新投到祖國懷抱底兩個青年底報告〕

近由東北內來愛國青年二人，曾受偽滿高等教育，現已歸部分發附近大學借讀，使其完成學業，暫住本處候命，叩其偽滿種種情況，言之頗詳，囑其擬要描述成篇，公諸大衆，雖係點點滴滴，質而不華，然由此亦可見東北之一般矣，兩生者誰？姑隱其名，防其家庭受累也。 傑夫識

- 一、政治設施
 - 1. 日本化底保甲制度
 - 2. 所謂「國勢調查」
 - 3. 所謂「職能登錄」
 - 4. 強迫勞役
- 二、所謂「治安強化」
 - 1. 警察設施
 - 2. 併村及繳槍
- 三、所謂「建設」
 - 1. 三大計劃
- 四、經濟榨取
 - 1. 整理地籍
 - 2. 苛捐雜稅
 - 3. 農村乳牛化
- 五、「軍」和「戲」
 - 1. 實施徵兵制
 - 2. 待來底漢奸軍權
 - 3. 所謂「協合會」

附日寇向東北之開拓民計劃（即移民政策）

一、政治設施

日本化底保甲制度——敵人自九一八事變後，爲圖治安之易於管理，便施行保甲制度。今各地方多設有所謂「區町會」。雖各地名稱不同但全係日本化的名詞）以偽新京一處之區町會言之。全市分爲若干區，每區有一區町會，會中有區長一名，係由該管區之警察署委派之，同時有書記或敵顧問二三人，區長以下，有班長十數名，班長係由區長或該區內之警察派出所指派之，俗稱爲百家長，班長以下有十數個組長，俗稱爲十家長，多由班長指定之，組長以下如戶，區町會成立之主要任務，爲傳達命令，物質（日常必需品）配給，燈火管制，繳收獻金等工作，每區設一區町會辦公所，所中之用費，皆出自民戶，按每月每月之收入按月繳收，此法實施以來，不僅對於敵偽之政治上有相當便利，即對於敵偽之所謂「國勢調查」上，亦有莫大之補助。

所謂「國勢調查」——敵人爲統制僑滿人力物力財力起見，特於民國廿九年度一月一日舉行嚴密之所謂「國勢調查」，全境同時實行，毫無遺漏，其調查內容有姓名、年齡、籍貫、性別、種族、宗教、職業、財產、（動產、不動產、每月收入支出）現住所……等項，經此次調查後，敵人不但詳知人口之確數，且對於敵人之種種侵略計劃（如徵兵制度之實施）諸多便利。

三、所謂「職能登錄」——凡有特殊技能者，如土木、建築、電工、機械、探礦、冶金、化學、醫學、兵器製造、火車及汽車駕駛諸方面之人材等，皆使之登錄，以便於必要時可以隨時召集應役。

四、強迫勞役——敵人奴役我同胞，強迫勞作，按區抽調壯丁，編成「義勇奉公隊」，加以訓練，任意驅策，甘盡義務，不發薪金，如傳達命令維持交通，修築道路，等事，皆利用此等人員以行之。

二 所謂「治安強化」

一、巡察設施——敵人惟恐我民衆武力，潛滋日強，不易統治，高唱所謂「治安強化運動」，注意警察教育於長春設有中央警察學校，各大都市設有地方警察學校，以養成警官及警士等人材，以爲鷹犬。並提高警察權力，其待遇方面，雖表面聲言已經改善，然實際皆不能自養，以至敲詐，勒索、貪污等行爲，不一而足。

二、併村及繳槍——敵人鑒於九一八後民衆及抗之劇烈，遂以慘酷之手段強迫併村，並收繳民槍。我同胞因併村而遭受之損失，簡直不可以數計，其慘酷情形，尤非以言語文字所能形容。不數年，大部併村「及繳槍」工作完成，惟去年在黑山縣附近又發見民槍，於是敵僑又一度大事驚慌，於該處實行繳槍檢查，頗爲嚴厲。

三 所謂「建設」

一、三大計劃——敵人經營東北，真是苦心孤詣，無所不用其極，所謂「三大計劃」，正是敵人久欲竊據的明證，也就是大陸政策進行的有力的支柱，第一個計劃是北方的邊防計劃，預定以十億元之鉅款，三年內完成，其內容爲在接近蘇聯境界增強軍備，努力於交通、通信的完備，同時增大輸送力，其他如臨近邊區之都市建設。（特別對於電工，自來水築堤，警備諸設施之完備）農畜產之增殖，並諸產業之發達，物質之配給，勞力之補充配給，防疫設施之普及諸方面，皆盡最大之努力以建設。第二個計劃是產業五年計劃，預定以二十三億元，自民國二十六年度起實施，最近因時局之關係，尤其對於礦工業及農業部門，更極力開發，並增加預定額爲四十八億元。第三個計劃爲所謂「開拓民計劃」（即移民政策），將敵人十六歲乃至十九歲之青年男子移於東北，受相當之訓練後以爲「開拓民」之先鋒隊，以十八億元之巨款預定二十年內移民百萬戶，人口爲五百萬，同時預定十五年內移民七十五萬戶，（詳見前

滿廿九年度年鑑所載「開拓民」摘錄於後）

二、大東建設——敵偽在鴨綠江下流距安東三十五公里處，預定築成東洋第一輸出入設備完善之不凍港，以九千萬之建築費，預定八年內完成，其埠頭建設沿江岸延長四公里，吞吐能力二百萬噸之岸壁，預定民國卅六年竣工。其中二公里預定民國卅二年完成，此港成功，對於四千噸級至一萬噸級船舶均可接岸。臨江工業地帶，則沿江岸面積二千五百萬平方米突之平坦地域，設有運河，使各工場區域之船舶遂直接岸，又關於公路，鐵路連絡綫，及其他工業上之必需設備，亦力求完備，至於動力方面則於鴨綠江本流建設七個發電所，完成後能發出二百萬基羅瓦特之電。

三、都市計劃——敵人積極着手都市建設計劃，尤以偽滿首都首長地方之建設，更令人驚訝，其道路之寬，廣場之大，樓房之高，公園之多，皆出乎吾人之意外，其他如自來水，下水道，電氣設施，交通設施，等，莫不設置完備，觀此情形，即知敵人確有以長春為將來東京之野心。

四、經濟榨取

一、整理地籍——敵人為加強經濟之管制，乃實行地籍之整理，在長春設有地籍整理局，並設有地籍整理員養成所，以養成專門地籍人材，同時推行清丈，換照，等項辦法，今敵人已將東北地籍整理完畢。

二、苛捐雜稅——偽滿為效法其混是愈深之主子，不得不窮其所有以填彼之慾壑，除人力供彼犧牲外，更用種種敲骨吸髓的方法，增加人民負擔，捐稅繁苛，贖人贖聞，盜案頻發者如：羊捐，飼犬捐，戶別捐，保甲費，清源費，娛樂稅，交通稅，食稅，（類似宴席捐）此外有強迫國防獻金，軍人慰問獻金，強迫儲金等名目繁多不及備錄，至於臨時濫派，軍事供應，縱容地痞流氓偽警官警士藉故勒索，徵收（如派稅簿後排傳透戶動索等）等尚難數計。

三、農村乳牛化——東北敵偽之生命，在於農村之乳牛。對於農村之榨取，無所不用其極，極欲牛乳多，必須飼料肥，敵人深明此理，故對於農村經濟之外貌粉飾，與農作物之增產，確盡相當之努力，如設立農業學校，以養成將來農業指導人員，設種子改良社，棉產改進社等以圖農業之增產，並設有農業進步研究社，發行有關農業之書籍，於統制方面，則各地設有農食合作社，凡每年所收穫之農作物，除按其全數賣與敵偽所立之農食合作社，合作社以公定價格收買，除果向皇軍之腹外，再行配給都市各種食糧販賣業者。敵人於各地更設有金融合作社，凡農民之貧窮者，可以地契為抵押，由金融合作社貸與低利之款，此種辦法，裏面雖似惠及貧農，而實際正是飼牛取乳的辦法。

五、「軍」和「戲」

一、實施徵兵制。敵人爲補救其將竭之兵源，不惜驅我同胞以爲炮灰，於民國廿九年開始徵兵，凡滿十九歲之男子，每年受徵兵檢查其檢查條件約分學歷、體格、家庭狀況三項，每年徵兵有定額，過額得延役，兵役期限爲三年，但以前設學校曾受軍訓者，按情形減縮爲二年或一年，其第一次徵兵檢查結果，大部皆爲曾受國民教育以上之程度者，若鄉間之農民，多因知識分子已滿徵兵定額，而未徵召，其中亦有因家庭貧困而免役或延期檢查者，其於受訓期間之待遇，較一般士兵稍優，至於訓練內容，頗爲嚴厲，但終因是我同胞，敵人尚不敢濫用而濫用以作戰。

二、待某底漢奸軍權。鄭道孝皆復滿底美夢，已爲植田兩個嘴巴打醒，可惜醒得太晚，不久又長久的睡過去了！竟至孤悲，可憐這一批漢奸徒悲而不能自拔，現在敵人逐漸減削其軍權，使其位高權低，有名無實，僞軍編制中皆配備以敵籍軍官，暗中監視，使之無端反抗之機會。

三、所謂「協會會」。『協會會』係僞滿傀儡組織之最大的班底，其統治牽線者即敵人駐軍之最高長官，以僞國務總理大臣張景惠爲首長，總會設於僞都長春大同大街，各地皆設有分會，主要工作爲敵人施行精神思想之麻醉，及僞滿『國防後援』工作，宣傳王道政治及日滿協會等理論，勢力遍及軍政各界。

附 錄

日寇向東北之開拓民計劃（即移民政策）

日人二十箇年移民百萬戶（五百萬人口）預定費十八億圓鮮人十五箇年移民七十五萬戶

- 一、移民之名稱曰開拓民：或開拓農民。
- 一、開拓民之種別：爲「拓農民、半農的開拓民、商、工、礦開拓民、青少年義勇隊。
- 一、開拓民形式可分爲集團、集合、分散之三種形態。
- 一、於移住後之移住民則定開拓團。
- 一、開拓地之取得：或承讓，或徵收，或開墾，開拓等事業，由僞滿洲國經營之。
- 一、開拓民之土地所有制度，則設定特別農民制度。
- 一、統合開拓助成機關，使滿洲拓植公社與鮮滿拓植會社一體化。
- 一、青少年之訓練一元化，訓練本部置於長春。
- 一、區劃日滿兩國之分區部門，同時區別共同處理範圍之事項。
- 一、朝鮮開拓民之管理與日本開拓民同。

△ 日本內地昭拓民

自衛開拓民（武裝開拓民）每一集團配屬有農事指導員及警備指導員，其移住到達之補助金如下：

渡航費	二〇〇圓	（大人八〇圓 二人）	（小人一〇〇圓 二人）
農具費	一五〇圓		
被服費	三〇圓		
家畜費		七五圓	
住宅費		二五〇圓	
生活費		八五圓	（一箇月五元） （十七箇月）
共計	七九〇圓		

此外小學校、醫療設施費、共同宿舍、共同浴場、共同圍壁之建設費等之共同設備，則每戶由國庫補助金約一千圓。

△ 集團開拓民之概況

本隊入植後，則各團共同經營共同作業，從事關於農耕建築之基礎的建設作業，經營漸次分化，由部落單位之經營移入組單位之經營，本隊入植後經四、五年達到個別經營之階段。

個人家屋之建設以本隊入植後一箇年三分之一而進行之，完成後便漸開始招致團員之家族。農業經營方面，開拓民之所耕面積，每戶除可耕地約十町步外，並按情形豫給若干放牧採草地，其耕作面積漸次增大，本隊入植初年度之耕作約一町許，第二年度約三町，第三年度約五町，第四年度約六—七町，第五年度八—十町。農作物以大豆、小麥為大宗，並栽培粟、玉蜀黍、燕麥、大麥、水稻等。

△ 開拓民入植實際數日總計表（民國廿八年四月末）

集團數	戶數	人口
集團開拓民	八九	二、九六一
集合開拓民	四四	一、五六〇
林業開拓民	五	三五—
煙草開拓民	八	一五四
小計	一四六	一四、〇二六
青少年義勇隊	四八	二〇、七七八
合計	一九五	四四、五六二

鮮農開拓民

下期

總計

二〇、四三〇
三四、四五六

八九、七一四
一三四、二七六

△集團開拓團現况一覽表

入植年次	入植時期	團或村名	入植地(省縣)	入植所定戶數	戶口數
第一次	民國十一年十月	彌榮	三江省樺川	五〇〇	一、二七四
第二次	廿二年五月	千振	三江省樺川	五〇〇	一、三〇一
第三次	廿三年九月	瑞穗	北安綏稜	三〇〇	七六二
第四次	廿四年六月	城子河	東安密山	三〇〇	六四三
第五次	廿五年七月	哈達河	東安密山	二〇〇	五三四
第五次	廿五年七月	永安屯	東安密山	三〇〇	七三九
第五次	廿五年七月	朝陽屯	東安密山	三〇〇	七〇七
第五次	廿五年七月	墨台	東安密山	二〇〇	五五〇
第五次	廿五年七月	墨台信濃	東安密山	三〇〇	七六九
小計				二、九〇〇	七、二六九
第六次	廿六年四月	黑阻子	東安虎林	三〇〇	八六三
第六次	廿六年四月	東二道崗	東安密山	二〇〇	五二九
第六次	廿六年四月	西二道崗	東安密山	二〇〇	三九九
第六次	廿六年四月	六人班	東安密山	二〇〇	三一六
第六次	廿六年四月	北五道崗	東安密山	三〇〇	四七一
第六次	廿六年四月	南五道崗	東安密山	三〇〇	七二七
第六次	廿六年四月	龍爪	東安密山	三〇〇	七六二
第六次	廿六年七月	熊本	東安密山	三〇〇	六七五
第六次	廿六年七月	宮城	三江鶴立	二〇〇	六七〇
第六次	廿六年七月	福島	三江鶴立	二〇〇	二七五
第六次	廿六年七月	茨城	三江鶴立	二〇〇	二七五

第八次	第八次	第八次	第八次	第八次	第八次	第八次	第八次	第八次	第七次	第七次	第七次	第六次	第六次	第六次	第六次	第六次	第六次
-----	-----	-----	-----	-----	-----	-----	-----	-----	-----	-----	-----	-----	-----	-----	-----	-----	-----

廿八年二月	廿八年二月	廿八年二月	廿八年二月	廿八年二月	廿八年二月	廿八年二月	廿八年二月	廿八年二月	廿八年二月	廿七年二月	廿七年二月	廿六年六月	廿六年六月	廿六年六月	廿六年七月	廿六年七月	廿六年七月
-------	-------	-------	-------	-------	-------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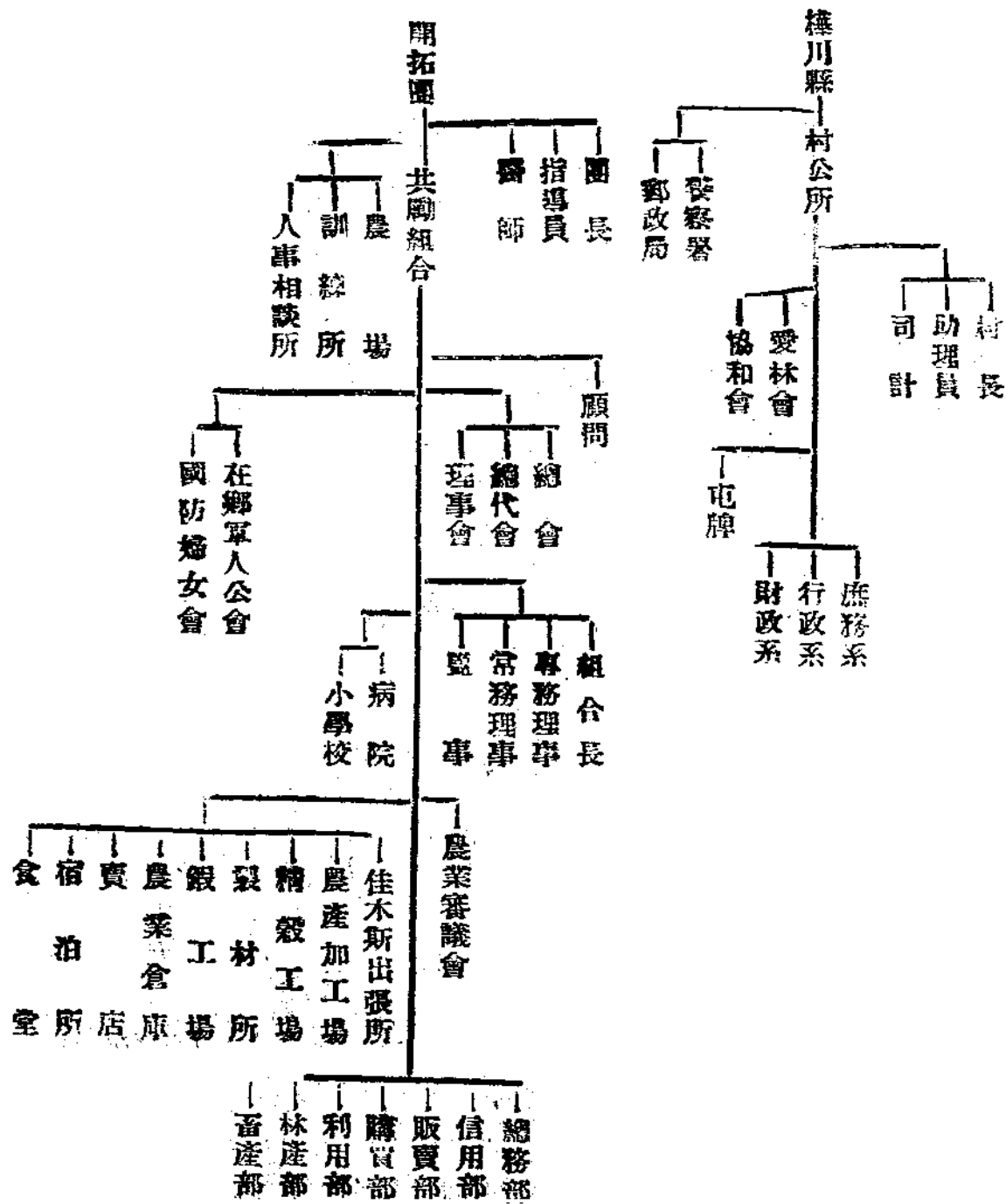
馬大屯	大八浪	中川村	公心集	柞木台	太平山	張家屯	上久堡村	小古洞	大古洞	舒樂鎮	窪舟崗	三道溜	八道河子	四家房	黑石屯	老街基	五福堂	海倫	黑馬劉	東海	東北	靜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江依摩	三江樺川	三江樺川	三江樺川	三江樺川	三江製河	三江製河	三江製河	三江通河	三江通河	三江陽原	三江陽原	吉林舒藍	吉林舒藍	吉林額穆	吉林額穆	北安通化	北安通化	北安海倫	北安海倫	三江鶴立	三江鶴立	三江鶴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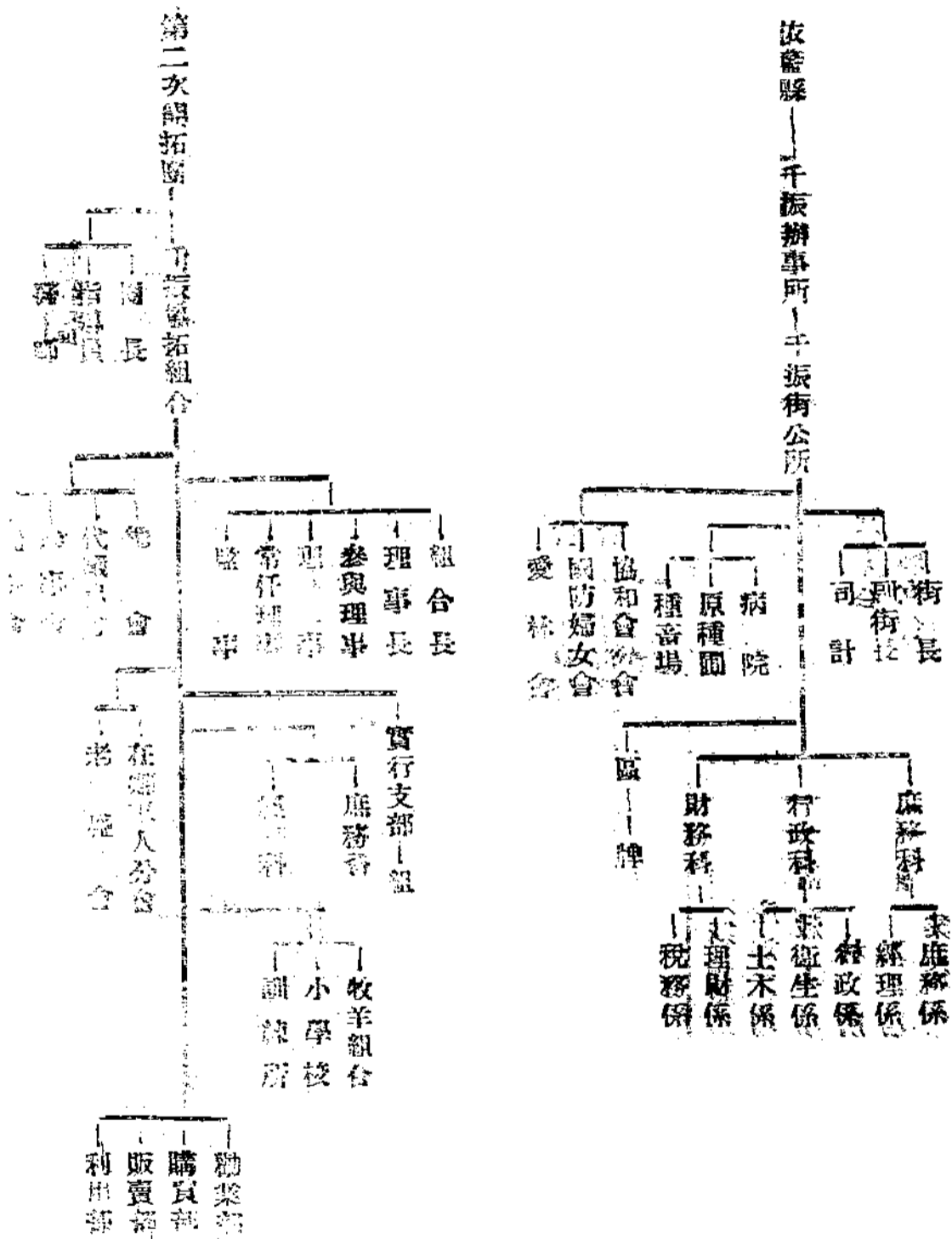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二〇〇〇	二〇〇〇	二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二〇〇〇	三〇〇〇	二〇〇〇	二〇〇〇	二〇〇〇	二〇〇〇	二〇〇〇	二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二〇〇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四	四二	四四	五六	一四	三四	四四	三一	四一	四〇	二四	一五	二五	三五七	五五三	二一八	五四三	三九四	四四一	四五六	七六〇	五四二	六二二	三四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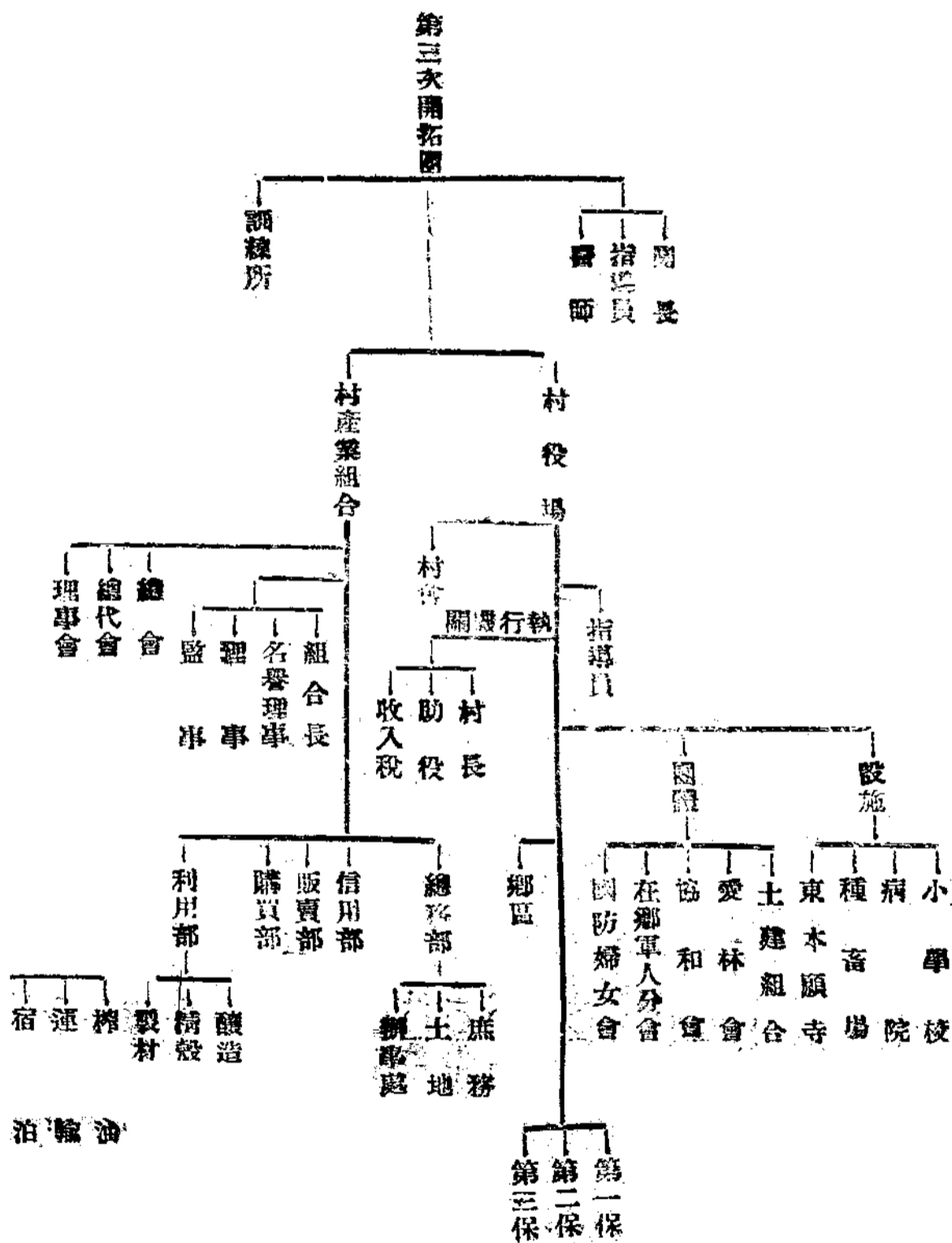
◎ 彌榮村機構圖



◎ 千振村機構圖 (民國廿八年四月)



◎ 第三次開拓團機構



泊 輸 油

◎ 開拓要地之豫定地及面積

- 一、三江省地帶
- 二、小興安嶺南麓山帶
- 三、齊齊哈爾北，松花江上流地帶
- 四、黑河環環地帶
- 五、綏綏地帶
- 六、京圖線及拉濱綫地帶
- 七、大鄭綫地帶
- 八、遼河下流地帶
- 九、洮索綫地帶
- 十、三河地帶
- 十一、西遼河上流地帶

- 三〇〇萬町步
- 一〇〇萬町步
- 二〇〇萬町步
- 五〇萬町步
- 二〇萬町步
- 六〇萬町步
- 五〇萬町步
- 五〇萬町步
- 五〇萬町步
- 五〇萬町步
- 五〇萬町步
- 一〇〇〇萬町步

● 開拓民之區分

甲種開拓民（政府與以大幫補助）

乙種開拓民（政府補助較薄）

● 開拓民之入植

- 一、甲種開拓民和乙種開拓民之配置，則因開拓地之原態農業經營之狀態而異，甲種開拓民多配置於要所
- 二、開拓民以五箇年為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總計

三十萬戶
四十萬戶
百萬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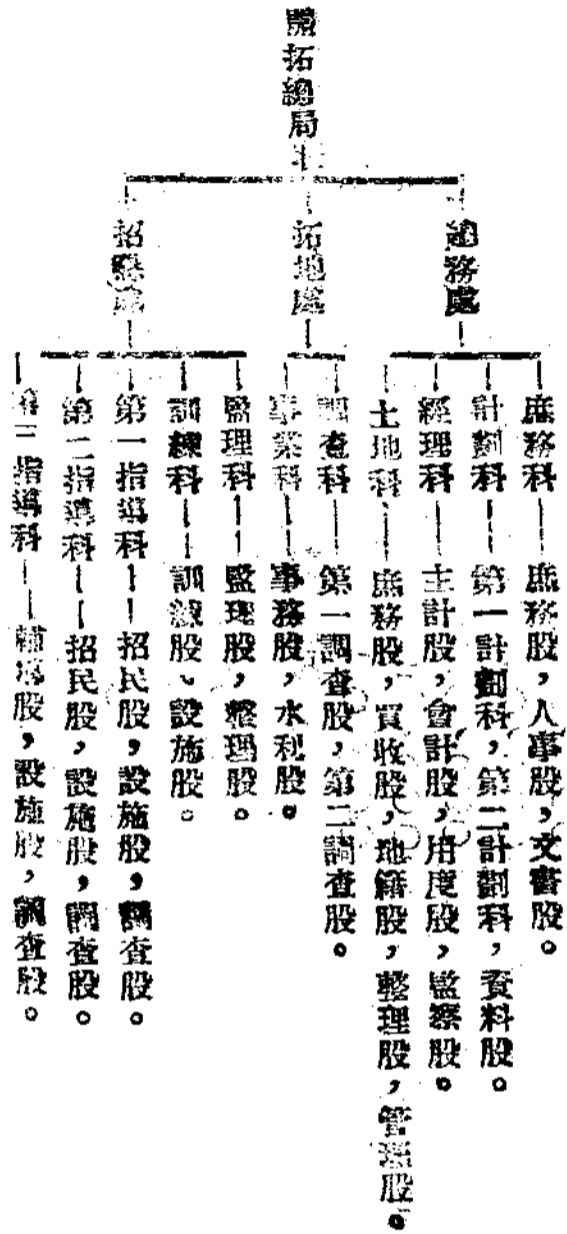
●開拓民之助成

- 一、政府對甲種開拓民之渡航費、農具、家屋、及土地購入，每戶約補助一〇〇〇圓
- 二、政府對乙種開拓民則補助三〇〇圓。能範圍促進民間補助
- 三、滿洲開拓公社對開拓民可以借與低利之貸金

◎第一期計劃(十萬戶)

集團集合開拓民		集團開拓民		集合開拓民		合計	
初年度(民國廿六年)	五、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一、〇〇〇
二年度(廿七年)	五、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三年度(廿八年)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一、〇〇〇
四年度(廿九年)	三、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一、〇〇〇
五年度(三十年)	七、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一、〇〇〇
計	一五、〇〇〇	七、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一六、〇〇〇	三、〇〇〇
青少年義勇隊		青年義勇隊大訓練所		青年義勇隊小訓練所		合計	
初年度(民國廿七年)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二年度(廿八年)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年度(廿九年)	四、〇〇〇	四、〇〇〇	六、〇〇〇	六、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四年度(三十年)	五、〇〇〇	五、〇〇〇	七、〇〇〇	七、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計	一五、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	一六、〇〇〇	一六、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 開拓總局組織一覽



◎ 義勇奉公隊訓練所之經營

訓練所收容於該縣內原訓練所受二箇月之編成訓練之十六、十九歲青年少年，互行以三箇年開拓農民之身心之鍛鍊，習得農業技術以育成理想的開拓民爲目的。現在大小廿九箇所，渡滿伊始之青年。先收容於大訓練所。受一年開拓民之基礎訓練，然後再使入甲或乙六小訓練所，施與二箇年農業實際訓練，訓練內容爲生活訓練，農業開拓訓練，農具訓練，特種訓練，軍事訓練，武道體育訓練。

◎ 滿洲開拓青年義勇隊訓練所一覽表

種別	訓練所名	省名	縣市名	收容人員	職員	訓練生
大訓練所	鐵嶺	北安	鐵嶺	三、〇〇〇	一〇一	二、八七六
大訓練所	勃利	三江	勃利	六、〇〇〇	一〇七	二、四〇七
大訓練所	對店	北安	海倫	六、〇〇〇	八	二二九
大訓練所	嫩江	北安	嫩江	六、〇〇〇	九七	三、四四五

(現在人員數)

本會會務輯要

(一)會議：本會會務自去年十二月十七日起截至二月十七日止除在第二三期已經刊佈者外計開常務理事會議七次常務理事會二次業務會議五次並于元月十九日為討論「收復東北與世界和平」問題舉行擴大座談會及二月九日在春節期內舉行慶祝新約聯歡大會各乙次，關於常務理事會議及業務會議（及業務會議）因係處理會務情形暫行從略外茲將常務理事會暨擴大座談會慶祝新約聯歡大會等紀錄擇要刊登如次：

通過電 林主席 蔣委員長致敬電並表演游藝放映電影等節目助興

關於調查工作

(一)製發調查各省抗戰烈士事蹟調查表分送各處先後經填送到會者甚多陸續寄送會者當不在少其已收到者正在彙齊整理中

(二)製發東北四省旅居國內各種技術人才登記表分送各處填寫以作復員準備現亦收到甚多均已分別登記以資聯繫

關於動員工作

(一)馬總幹事赴甘陝豫各省分會視察并擬定中心任務四項：

(1)代表總會宣達 中央決定東北必復亡國策及對東北人關懷之至意

(2)根據總會工作綱領與各地會員共同一致商討奮鬥俾發揮集中意志集中力量之效果完成忠黨愛國明恥復土之

任務

(3)加強并發展各地分會組織及會員間之團結策進東北人士之動員工作

(4)建立東北復員工作之據點及一切工作準備之推進

關於宣傳工作

(一)發起改造戰後世界之危險思想運動召集擴大座談會及招待中外新聞記者并擬定告盟邦人士書關於座談會情形如下：

元月十九日下午二時在中蘇文化協會舉行座談會題目為「收復東北與世界和平」到六十餘人由吳常務理事煥章主席提示討論範圍：(一)為什麼必須收復東北，內分三點(1)民族的，(2)歷史的，(3)國防的，(二)東北問題的世界性，(三)如何應付國際上反對收復東北失地的謬誤思想，先後發言人有龔德柏，吳本中朱綸鄧初民王傑夫于斌諸位先生由陳常務理事先舟作結論謂：無論在國內國際但何立場上東北必須收復」

(二)舉辦慶祝新約聯歡大會情形如下：

二月九日下午一時在抗建堂舉行慶祝新約聯歡大會到會有邵力子、劉哲、莫名譽理事德惠、甯名譽理事武、于名譽理事斌、畢名譽理事澤宇、趙名譽理事凱等七百餘人由莫德惠先生主席請邵力子先生講演「平等條約之由來及對我國家民族危險之深毒詳加闡述詞畢全場一致起立

NO. 東北四省旅居關內同胞各種技術人才登記表

		字 號	
姓 名		性 別	
別 號		年 齡	
籍 貫	省 縣市	是否入黨 是否入黨證字號	是(否) 字 號
出 身			
經 歷			
職 業		服務處所	
有無技能			
通 信 處	現 在		
備 考			
附 記	(一) 表為統計各同鄉之技能以便作復員之準備 (二) 凡係東北同鄉無論軍、農、工、商、教育、醫藥及各項工藝人員均可登記 (三) 此表請用毛筆填寫清楚送交本會存查		

東北四省抗敵協會製 年 月 日

NO. 東北四省抗戰烈士事蹟調查表

		字 號	
姓 名		性 別	
別 號		年 齡	
籍 貫	省 市縣	有無黨籍	有(無) 字 號
出 身		犧牲地點 及時間	
經 歷			
犧牲經過情形			
家庭狀況	稱 謂	名 氏	年 齡 職 業 居 住 地 點
附 記	(一) 如有烈士遺像請附賜二張 (二) 請用毛筆填寫清楚		

東北四省抗敵協會製 年 月 日

東北四省抗敵協會啓事

本會為調查東北同胞自九一八以來因殺敵殉職之壯烈事蹟用資呈請政府表揚並撫卹遺族又為明瞭旅居關內同鄉之專長以作復員之準備特製定調查及登記表格兩種敬希各同鄉依照所列項目詳填寄至渝市通遠門金湯街七十八號本會為荷

東北前鋒月刊 第一卷 第四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東北四省抗敵協會

地址 金湯街七十八號

出版者 東北四省抗敵協會

發行者 東北四省抗敵協會

印刷者 軍學編譯社印刷工廠

總經售 東北四省抗敵協會

分售處 各地大書店及雜誌公司

本刊價目表

訂購辦法	冊數	價目	
		國內	國外
零售	一冊	四角五分	五角
半年預定	六冊	二元四角	三元
全年預定	十二冊	四元八角	五元八角

徵稿簡約

- 一、本刊徵求下列稿件
 (1) 凡有關東北過去現在及將來各之種官論及著述
 (2) 與前項性質相合之政治經濟、社會、軍事、史地、文藝、資料等作品
- 二、來稿語體文言不拘請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 三、來稿經本刊發表後當酌致稿酬每行字自十五元至三十元不願受酬者奉贈本刊惟經本刊披露後現已在他處刊載者恕不奉酬
- 四、本刊對來稿得加以增刪其不願修改者請預先聲明
- 五、來稿請註明姓名地址略歷以便通訊但發表時署名由作者自定
- 六、來稿登否概不退還但附足郵票者不在此限
- 七、來稿請寄：重慶金湯街七十八號二樓東北前鋒社編輯部

廣告刊例

等第	地位	全	面	半	面
特等	底面之外面	貳百元	壹百元	壹百元	壹百元
優等	目錄版前後	壹百陸拾元	七十五元		
普通	正文前後	壹百元	五十元		

1. 特等廣告如二色以上用彩印須另加印費
 2. 如用色紙或其他彩印價目另議
 3. 繪圖製版工價另議
 4. 廣告費先付遠地函詢即行奉復